

集五第刊叢本劇 編主境男孔

金 錫

賭徒別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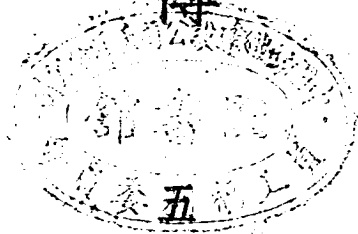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賭徒別傳



五幕劇

00629



3 0614 2810 2

獻給艱苦地堅持着自己的工作的芳信

第一幕

854.6
977-3
(3)
2.

時

一個秋天的下午。

地

上海，皇家飯店的游廊。

人

陶克勤——二十八歲。家庭教師。

葉安慈——二十七歲。郝駿佳的表姊，大學畢業生，一個孤女，依郝家長成，未嫁。私戀着她的表弟郝駿佳。

呂成德——三十二歲。英國留學生，現為大學教授。原先會和葉安慈同學，曾沉默地追求過她多年，至今未渝。

平步瀛——五十左右。社會閒人。原籍寧波，雖旅滬多年，依然不脫他的鄉音。

其他仕女五人及侍役一人。

景

這游廊是從大廳通到花園的一處游憩之所，像皇家飯店所有的處所一樣，建築得十分玲瓏闊麗。陳設着一些桌椅，備有飲料，供人憩坐。在白石的庭柱和欄杆中，有一處缺口，那裏是走到花園裏去的石階。

花園裏，樹林為游廊張好一片綠蔭。

下午到游廊上來憩坐的人並不多。在一端，有一張桌子是坐滿的。是兩位中年紳士和三位美麗的年青女客。從她們的服飾和舉止上，我們很難辨別她們究竟是屬於何等樣身份的女人。因為，那些流行的時裝和輕狂的舉止早把有些閨閣淑女和舞女歌娃都統一起來了。他們大家正興高采烈地談笑着。而在那一端，却有一個穿着黑色西服的男子，獨佔着一張桌子，桌上擺着咖啡。他打開一張英文報紙讀着，遮住了臉；從報紙後面，不時有一縷縷白色的煙騰起來。祇要他放下報紙時，我們便可以看到他是呂成德。

男甲：喂，老韓，你看今天的行市是看大還是看小。

男乙：今天難說得很。你看呢？

男甲：我看今天大概是看大的份子多。

男乙：不見得，銀根緊得很。

女甲：哎，怎麼你們一天到晚都是行市看大看小！煩死了。

女乙：我說，你們這些人都是傻瓜！現在的生意有什麼做頭？還是像我的樣子好：你瞧，我這雙皮鞋，現在值多少了？你們猜猜看，我去年買牠的時候多少錢？

女丙：哎，你不要說了。（向女甲）你看見我的那幾件皮大衣沒有，我去年買了六件皮大衣，今年賣掉一件，那五件都是賺出來穿的。

男乙 哎，誰要是都做你們那樣的生意就好。本錢又不用自己的，又不用等着周轉。

男甲 我看看是看大，你知道今天的消息不？

男乙 我知道，那不過是謠言。

男甲 不管是消息還是謠言，市面總有些影響的。

男乙 不見得，這謠言現在對於上海人的神經已經不夠刺激了。

女甲 哎，你們怎麼的？老是什麼市面，消息，謠言，看大，看小地煩死人。你們再要這樣的談下去，我們可要走了。

男乙 (笑) 噢，真的，讓我去打一個電話，叫他們割了，馬上就來和你們談天。

(站起來，欲走下。)

男甲 喂，請你關照老沈，把我的也割了。

(男乙下。)

男甲 嚶，上海就是這麼一個上海！每天都在這樣看大看小的兜圈子！上海灘，上海埠，就是上海埠了，上海的人也全不管，上海人有句俗話，叫做「死人勿關。」我也勿關！還是讓我們來看看雲小姐罷，雲小姐今天更漂亮了。

女甲 呸，你胡說！

男甲 真的，這完全是真話。我們的雲小姐真漂亮得要人的命。

女甲 不許你胡說，你就說不出好話來。

男甲 天知道，這完全是真話！一個雲小姐，已經夠要一個人的命了。可是還有玲小姐，還有瑾小姐，一個人的命簡直不夠分配。

女乙 你瞧，快嚼掉你的舌頭。

女丙 誰要你的命？你的命還是好好的收着罷！

男甲 這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事情，誰要是遇見了你們，誰就一定要喪魂落魄，這是一點也沒有辦法的事情。

女甲 討厭！

（大概是擰了他一下，男甲叫起來。男乙上。）

男乙 電話打不通。我剛遇見了老馬，他正要到市場裏去，我請他關照老沈了。

男甲 就這樣罷。

男乙 嚶，我剛在電話室旁邊看見一個女人，漂亮極了。

女乙 哎，你看，他也來了。

男乙 真的，真漂亮，她的眼睛像我們的玲小姐，她的鼻子像我們的瑾小姐，她的嘴唇像我們的雲小姐的嘴唇。

男甲 嚶！上海的人材真多！到處都是美人兒。

男乙 所以上海到底是一個好上海！

男甲 唉，這許多天仙似的美人兒，真不知道是從那兒給鑽出來的！

男乙 胡說！胡說！怎麼天仙似的美人兒，說是鑽出來的？唐突美人！唐突美人！

男甲 不是唐突美人，這是認真話。昨天你們不會看見麼？一大陣子人從那樓梯上下來，高高興興，大概是到那兒去玩兒去。我看見裏面有一個美人端端靜靜的走下來，美極了！她的身材長得那麼苗條，走得那麼沉靜，好像她走過時花園裏的風都要為她停下來似的，但是，停了風也不妨事，因為有她在那兒，就覺得自然的有一陣清涼了。她就像是早晨這花園裏的帶露的花，那露水沾在花瓣上，這麼圓，這麼透明，這麼一抖一抖地要抖下來……

男乙 嚇，看他要做詩了，想不到你倒是一位詩人！

男甲 不，慢着，詩人是什麼東西，詩人是什麼東西！牠不會抖下來的，就那麼抖着，真要人的命！但是，別忙，一個更美的美人兒鑽出來了，她在她的後面鑽出來的，我正望着那朵帶露的花的花瓣上的滾圓的露珠兒一抖一抖的要命地抖，忽然，從她的後面，又鑽出一朵花來。這是一朵秋海棠，不紅，玫瑰，不大麗花，不是那種在兆豐花園種在地上，一朵朵像杯子一樣的花……

女乙 鬱金香。

男甲 是的，鬱金香，不，牡丹和芍藥……

男乙 你說罷，別去想那些花名字了。有許多好看的花，我們都說不出名字來的。

男甲 花兒匠才說得出花的名字，我們不要說花的名字。我們祇會看，而那美人兒比到什麼花都還要好看！那麼富麗，那麼華貴，那麼嬌美，那麼鮮艷，那麼……唉，我看得祇好嘆氣了，誰這麼好福氣呀，能走在她們一起，能把她們供養起來。我真不願意做人，我願意做花盆的架子，我願意做花盆，我願意做花盆裏的泥土。

女甲 看你說得多好聽！

男甲 真的，這是真話。那羣人裏面我瞧見了一個少年公子，就趕在她的周圍那麼像花盆，不花的屏風似的擁戴着她，走出去了，上了馬車，一共載滿了兩馬車的人，就那麼走了，遠了，看不見了。看不見了。

男乙 你說的他們麼？那麼有什麼不知道從那兒鑽出來的呢？我告訴你，他們是從二樓的二百另四號房間裏鑽出來的。那前面的一朵，是在二百零五號裏鑽出來的。

女丙 你知道得這麼清楚！我告訴你罷，我認得那二百另四號裏的後面的一朵花，這是大名鼎鼎的交際花，貝聿瑤小姐。你們看得那麼猴急，我倒可以爲你們介紹一下。我們從前在宴會上會過好幾次的。

女乙 不行不行，現在她不比從前了，從前她隨便得多，現在却快要和那位大少爺結婚了。

男甲 那位大少爺是誰？

女乙 他麼？他是從前什麼省的督辦那將軍的大少爺，那位將軍下野以後，便買了田地搬到蘇州來

住家了。建了蘇州城裏最大的大宅子。那花園造得比拙政園，留園還要大，還要講究。將軍死了以後，家產就歸老太太一手掌理。現在快七十歲了。聽說這位大少爺不是老太太親生的，是姨太太生的，老太太祇生了一個小姐，早死了。那位大少爺名叫祁駿佳，還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都是另外的姨太太生的，年紀還很小，都住在這裏。聽說他們是因為這次戰事，搬到上海來避一避的。

女甲 怎麼住旅館？

女乙 聽說最初是找不到適當的房子，在這裏住了下來，後來大少爺要和貝小姐結婚，也要這樣一個排場。

男甲 這排場倒很不容易。

女乙 誰說不是？你就看看他們每天這麼多人，出出進進，東玩西玩每天的排場，就夠驚人的了。

男乙 那大少爺一定很有錢。

男甲 這是當然的。一個大資本家，我們還可以從他的企業的大小來估計他的財產，至於像這種軍閥，他的財產簡直是無從估計的。

女乙 也不見得，聽說這位大少爺握不到經濟權，經濟權都還在老太太手裏。

女丙 那麼，這位貝聿瑤小姐怎麼肯嫁給他的。

女乙 (笑) 爲了愛情呀！

女丙 爲了愛情？有這樣的話麼？我昨天還看見他們的一個像家庭教師的，吃飯的時候，到眼房間去

兌五萬塊錢的支票。

女乙 對了，就是大少爺握不到經濟權，可是經濟權總要落到他手裏去的。二少爺和兩位小姐都還小，老太太年紀大了，聽說病得快死了。誰不願意放點蘇衣債給他？

男甲 那麼，這一位如花似玉的貝聿瑤小姐的嫁給祁駿佳大少爺，也是放的蘇衣債了。

女丙 你說得真難聽！

男乙 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

女乙 這事情誰個不知，那個不曉。凡到這皇家飯店裏來的人差不多沒有人不知道的，就像昨天

女丙 別說，有他們的人來了。

（大家沉靜了一下，都回頭望着那入口處。在一旁看着報的呂成德也放下了手中的英文報紙，端起杯子喝了口咖啡，好像他原來也是在那兒聽着那邊的談話的。這時，陶克勤走了進來，他是一個狀貌端莊的青年，似乎有很深的心事。一直走到石階邊，站住了，向着花園的兩面觀望。女乙向男甲附耳說了些什麼話。男甲點頭，望了望陶克勤。陶克勤似乎覺得有人在望他，回頭望了他們一眼，男甲却把眼光若無其事的回到別處去了。陶克勤走到那靠近呂成德一邊的空位子上拉開了一張椅子，坐下了。侍役走來低聲地問了他要什麼。他回答了一邊呂成德却看了看他的掛錶，站起來招呼侍役收拾桌子開賬單，並且向陶克勤走了過來。）

呂成德（含笑地招呼陶克勤）幸會，幸會！

陶克勤 (站起來和他握手) 啊,想不到在這裏又遇見了你。

呂成德 不是麼,我們好像常常遇到。在這裏又遇到了。(他手裏雖握着自己的煙斗,却從衣袋裏掏出紙煙

匣來敬一支給陶克勤。)

陶克勤 不,謝謝,我不會抽煙,好像閣下也住在這裏。

呂成德 不,我最近常常來坐坐。

陶克勤 不再坐一會兒麼?

呂成德 不,有點事,等帳單來就預備走了。

陶克勤 (想不出什麼話來應酬) 閣下是常來的?

呂成德 常來,因此我們也常常見面,好像大家很熟了,就是一個沒有交談過的朋友似的,總得要有一

一天談一談話。

陶克勤 這裏的地方還……

呂成德 我是常常來看一個人的。

陶克勤 噢,常常?

呂成德 是的,看一位小姐。

陶克勤 (向四面望了一望) 噢,是的。

呂成德 因此我們倒常常見面了。

陶克勤 我很高興和你見面。你會過那位小姐麼？

呂成德 沒有，可是我必須走了。

陶克勤 不再等一會麼？

呂成德 不了，我想請你順便告訴那位小姐一聲，說是有一個姓呂的呂成德今天來過了。

陶克勤 可是我不認得你那位小姐。

呂成德 你認得的，就是葉小姐，葉安慈小姐。

陶克勤 (微現驚訝) 那末，你再等一會，她就會到這兒來的。

呂成德 不了，我要趕鐘點去上課。

陶克勤 那麼，雖然我們是初次交談，可是，我希望能得到你的信託。如果閣下還有什麼話要說，我都

可以負責向葉小姐轉達。

呂成德 (略一沉吟) 不必了。我沒有什麼話需要說，祇要葉小姐知道我來過就行了。

(侍役上。持來賬單。呂成德付了賬，侍役稱謝退。)

呂成德 那末，再見。

陶克勤 我一定把你來過這會事告訴她。

(呂成德退場。陶克勤滿懷疑慮的坐着。那邊的座上似乎也開始復活了。)

女丙 (向男甲) 怎麼，你不陪我去看那對鑽石環子麼？

男甲 那不是看過了麼不大好，太小了。

女丙 我喜歡那樣子鑲得好。

男甲 不見得，我看還不如李太太的那一付。

女丙 我喜歡這付。

男乙 (解圍) 遲一天去罷。怎麼這樣小孩子氣，要買就應該買好的。

女乙 你們老是這樣的支使人，說不好，好的又不買。你別放過他。

男乙 別太性急了，好東西要慢慢的買到，性急是買不到好東西的。我想，今天我們等會兒從這裏出

去，到康樂吃了晚飯，再上仙樂怎樣？

女乙 我不去。你不去我去，我自己去看環子去。

男甲 別響，你看她！

(葉安慈從花園裏款款地走來。轉過身來登上了石級，才被陶克勤瞥見，連忙站起來迎接。)

陶克勤 啊，你來了。

(葉安慈祇是略略含笑點頭，沒有作答。陶克勤爲她拉開了坐位，坐了。她顯出一些疲倦的樣子來。侍役來問了

要什麼，便即下場。)

陶克勤 我來等了你一會了。

(葉安慈祇點了點頭。)

陶克勤 你交給我的錢我這回替你輸掉了，我原先就對你說過的，我會把你的錢輸掉的，我決不會老是贏。

葉安慈 我身邊還有兩千塊錢，你今天再爲我去一次。

陶克勤 不，請你原諒，我昨天已經聲明是最後一次了。我決不願意再去。本來，昨天起手還是贏的，我想這是最後一次，想跟你多贏些回來，連了一記紅，開出來黑，我把扣下的本再押上，終於輸完。我想這也很好，可以結束我們的事情了。

葉安慈 (拿錢給他) 拿去，你說永遠順從我的意思的。

陶克勤 不，我說過了，昨天是最後一次，我決不再去和你賭。現在，輪到要我說明爲什麼你要我去爲你賭錢了，你說好不好。

葉安慈 這很簡單的，我需要錢用。

陶克勤 那麼，昨天的錢不是給我輸掉了麼？我告訴過你，我決不會替人去贏錢的，至少，替你去賭更不能。我服從你只是因爲你一定這樣命令我，你不能因爲這樣的結果而怪怨我。我一點也不喜歡賭錢，我看到那些賭錢的人都覺得要嘔。不管他的賭品怎樣，就像上次大少爺賭輸了錢，還是含着笑臉站起來走，我知道他的心裏和那些急形急相的人是一樣的着急的，特別是在他正需要錢用的時候，我倒還是常替你去賭錢，我祇是你的奴隸，以一個奴隸的忠誠來說，我早已警告過你那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你好像對於輸了你的錢這會事覺得很懊喪。告訴我，你爲什麼需要

這麼多的錢？

葉安慈 爲什麼你老是要把這些問題來問我？

陶克勤 因爲你答應過我，可以把事情在今天爲我解釋明白了。聽着。我要立刻去爲自己賭一下，我自己還存着三千塊錢，我相信我會贏的。那末，我一定要供給你的需要。

葉安慈 （不做聲，祇向他做了一個輕蔑的冷笑。）

陶克勤 你千萬不要爲了我這樣的提議，和我生氣。我很知道像我這樣的人，在你的眼睛裏不過是一個廢物。你的所以能把一些事情交託給我去做，你的所以有時能把你的心中的秘密講給我聽，那不過是因爲你完全知道，我不過是你的一個奴隸罷了。一個皇后是並不怕當着她的奴隸，亦身露體的，因爲她根本沒有把奴隸當作一個人。所以，你儘可以接受我的提議，如果你拿了我的錢，一點也不要放在心上。何況，我又是輸掉你的錢的人，就算是我賠償給你的就成。

（葉安慈閃視了他一眼，沒有作答，在那邊桌上，男甲點了幾下頭，女丙輕蔑地扁了扁嘴。）

陶克勤 你一定要告訴我，你爲什麼需要這麼多錢？

葉安慈 我的事情沒有使你感到興趣的可能。不過，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話，那麼，也不妨告訴你，我負了債。我有許多必需的用途，問別人借了些錢，現在一定要給還了。我有一種好奇心，一種無意識的觀念，我希望賭博會讓我贏錢。爲什麼我這樣想，我不能說，不過我是這樣想，而且確實相信。也許就是爲了這確信，使我覺得除了這個，再沒有別的辦法了。

陶克勤 也許是因為你太需要錢了，好像一個不會游泳的人掉在河裏，死拚在一根稻草，豈不是麼？
 如果不是他掉在河裏，他決不會把一根稻草錯認做一根樹幹的。

（葉安慈沉思地同意了。侍役端所叫的東西上，又退場。）

陶克勤 世界上還有比祇爲了錢那樣的事再壞的麼？你看，貝小姐只是爲了錢，要答應我們的大少爺，和大少爺結婚。我們的大少爺，也祇是爲了錢，接連地打電報，派人到蘇州去問，老太太是不是死了！世界上的事，還有比這樣的事更可笑，更可憐，更懦怯的麼？你覺得怎樣？葉小姐。

葉安慈 （有點戰慄） 是的，那是非常可怕的！

陶克勤 你能告訴我，這位貝小姐到底是怎麼一個人麼？

葉安慈 她就是貝聿珺小姐，你不需要知道什麼了。不是你也知道得很多麼？

陶克勤 我看不懂。她是怎樣的人？還有她的母親？

葉安慈 你覺得她很美麗麼？

陶克勤 不，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她是這樣的驕傲，像我這樣的家庭教師，她是從來也不看一眼的。也許，在作爲是一個女人的看法上說起來，她可以算得是美麗的，她長得好，她的體態，她的聲音，她的服飾，一切都是出色而且精巧的。但是我覺得我很害怕這樣的女人。我覺得她好像是缺少教育，甚至是缺少智力和才能，雖然她是常常顯出很聰明的樣子。但是，如果你和我一起時，我覺得並不是偶然的，她的生活中顯然缺少好好的教養。

葉安慈 你爲什麼批評她批評得這樣苛刻？

陶克勤 並不是我批評她批評得太苛刻，倒是我覺得許多人的趣味太庸俗了。我要說，葉小姐，把你和她比較起來，你是多麼崇高！多麼純潔！而她又是多麼的投人所好，濫俗不堪？但是，大少爺却會那麼發瘋似的愛上了她，倒丟下了你！

葉安慈 你說什麼？我和他有什麼關係？

陶克勤 爲什麼我不能這樣說？難道我真是一個傻瓜，連這點都不知道麼？如果不到上海來，就不會有這樣的變化。老太太是老早就有這樣的意思的，而你們兩人，至少在你，我是懂得的；而且我不敢說，你現在還愛他！

葉安慈 這是多麼蠢的一句蠢話啊！

陶克勤 不錯，這是蠢話！而且，我知道你始終覺得我是一個廢物，我不配向你說這樣的話。因之，你常常用冷淡和輕蔑來對付我，使我能知道適可而止。但是我不能，我爲你叫屈，我要告訴你，我一定要告訴你，並不是我要傷害你的感情，也不是有什麼另外的企圖，祇是我非向你這樣說出來不可！你和大少爺兩人，是無論怎麼也不相配的。他不能理解你，不能欣賞你，他的欣賞的程度，祇夠去欣賞貝小姐。他不能欣賞一幅名畫，祇能欣賞月份牌上的美女；他不懂得什麼是真正的美麗，祇知道時髦的就是美麗的；他沒有一顆冷靜的心，來體味你的風度，你的談吐，你的對他的深切

不應該叫你葉小姐了。他不是不會對你好，但是，天知道他是愛你的什麼？你是美麗的，他知道。但是，他顯然更愛貝小姐的那種漂亮，時髦。他愛她的做作的笑，他愛她的說謊，他愛她的撒癡撒嬌。雖然你的沉默比她的裝模作樣更美，但是他那裏能夠理解你的美麗？

葉安慈 你這些話是什麼意思？你好像今天很聰明的樣子，你沒有喝醉酒麼？

陶克勤 不妨事，你放心。這不過是一個奴隸的忠誠罷了。當然，這奴隸是希望主人知道他的忠誠的，因之他一定要說出來，不過在主人的眼中，奴隸算得是什麼呢？奴隸的忠誠，往往正是主人所不要的，但是他有他的想法，不得不說。你常常很不客氣，我就這樣坦白地對你。因為我愛你。

葉安慈 你說得像一個小孩子一樣了。你應該莊重一點，因為莊重可以幫助人避免許多的煩惱。

陶克勤 這是我也知道的，這是很好的，一句格言。不過，我覺得也許像我這樣的人，莊重也不一定對我適合。我的意思就是說，雖然我還算是能夠稍為知道自愛的人，但在這樣的情形下，我沒有辦法處理我自己。我也知道一種適合自己身份的風度是必要的，但是對於你，我簡直不知道我應該保持一種怎樣的風度。如果我說錯了，你可以隨時的打斷我，可是我不能不說。因為我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而且你是知道的，也會經容許過我，有話就說。你看，我已經完全忘記了禮貌了。我完全沒有禮貌，也沒有什麼尊嚴。我要告訴你到底是什麼緣故。我對於禮貌和尊嚴之類全不放在心上，我對於什麼事情都細細的看過了，想過了，我不能不大聲疾呼，對任何的事情都加以非難，除了對於你，我看了你覺得很痛苦。從前，我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我曾經有過理想，有過抱負，

但一出了學校的門就覺得自己的藐小，覺得一切都不和我所想的相同。我不知道爲什麼會這樣！因之，好久以來，我的人生的意義一點也沒有了，我不知道地球在怎樣的轉，爲什麼要這樣的轉。

葉安慈 我不預備和你討論這些問題。

陶克勤 不，請你聽我說下去，我到了蘇州，我不知道爲什麼蘇州是這副樣子，你明白麼？我失掉了希望了，我在你的眼睛裏，不過是等於一個零罷了，因之，我就不妨直截了當地對你說，我不論到什麼地方去，所看到的祇有你——其他的一切，我都覺得不值得放在心上。爲什麼，或是我怎麼會和怎麼敢愛起你來的我都不敢說，我自己都不明白爲什麼我會愛你愛到這樣。事實上，也許並不是因爲你的美麗，你知道，我看到你的時候，我的眼睛就模糊了，什麼都看不清楚，什麼都想不通。也許你並不聰明，也許你和別的女人一樣，同樣是爲了那財產才死死的愛着大少爺的。

葉安慈（愠怒，但仍舊壓抑着不願意透露，祇是用一種不滿的神態來傷害他）這就是使你想，你不願意爲我去賭錢，而準備自己去賭，賭贏了把錢來供給我的緣故！

陶克勤 我幾時有過這樣的心思呢？

葉安慈 好了，你的一切論辯的線索都掉了，你確實不明白你自己說的是什麼話。倒忽然生出這樣的心思來：假造許多不堪的情形，教我難堪，教我痛苦。現在我問你，你到底還肯不肯爲我去做

那件事！把這些錢拿去，爲我賭一賭運氣呢？

陶克勤 不決不！我否認你對我的誤解！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對你的感情，和爲什麼要說這許多話，我自己也覺得難於解釋，你儘管冷酷地對我，不要因爲我的多說話生起氣來。你知道你爲什麼是不應該生我的氣的——因爲我自認是你的奴隸，我就是一個懦怯的人！現在，不管怎樣，就是你真地生了氣我也不在乎。我坐在自己的房間裏，我只是想念着你，想念着你在那些只知道把錢花得像水一樣的人，只知道自己盡情歡笑的人中間，寂寞地走來走去，我想着你獨自坐在那裏，即刻我幾乎忍不住要來咬我的手了。老實說，我真厭倦了這那公館的生活，再不是爲了你，我真一天也不願意耽下去了。你爲什麼要生我的氣呢？因爲我把自已認爲是你的奴隸麼？我求你，就把我當作你的奴隸看待罷！——不要推却！你可知道，有這麼一個時候，我會把你殺掉麼？——並不是因爲我不愛你，也不是因爲你對我的冷酷而恨你！也不是因爲妒忌那能夠得到你的愛願的人的幸福。却是因爲我覺得，我能夠把你活生生的一口吞進去。你笑了麼？

葉安慈 不，並沒有。（站起來）但是無論怎樣，我命令你停止。不許你再說下去了。

陶克勤 好。那末，我就不說，但是，我記起來了，我忘記了告訴你一件事：今天有一個人來看過你了。等了——你——會——走了。

葉安慈 是誰？

陶克勤 坐下，我告訴你，是姓呂的，叫呂成德。

葉安慈 （嘆了一口氣）唉，也是一個傻瓜！（坐下）你怎麼認識他的？

陶克勤 我今天才認識他。但是雖然今天是第一次交談，以前却常常遇到，特別是最近，幾乎每天都看到他。有時是在車子上，有時就在這兒附近的馬路上。但是，今天我們談了話，他說叫我告訴你一聲，他來過了，就走了。

葉安慈 沒有說別的麼？

陶克勤 沒有。

葉安慈 他比你守本分得多。

陶克勤 (覺得受不住，也激怒她) 我爲什麼要守本分呢？我很喜歡看你的動氣的樣子，或者你預先已經知道了這一點，所以你更愛對我動氣！

葉安慈 這是多麼無賴的話啊！

陶克勤 是的，我並不在乎！再還有，就是你和我在這兒一起坐着，也是不妥當的，你知道麼？我時常想到，我會打你，因爲有時我覺得要打你，弄得你不成樣子，把你活活的勒死！難道你有把握，說這是不可能的麼？你教我發狂，這是很可怕的！我毫無希望地愛着你，而且我知道往後我更加要千百倍地愛你。我如果把你就殺掉了，我就把我自己也殺掉了。但是我要盡我的力量，能忍耐到多久就忍耐到多久，總是要這樣的，因爲我要繼續來享受你的冷冰冰的態度所給我的難堪的態度啊！你知道一件頂奇怪的事情麼？那就是每天每天，我對你的愛都在增加——雖然這好像是不能的事情。我爲什麼不會變成一個宿命論者呢？你記得麼，那天我們大家一起去游龍華，在塔上，

我對你說過：「只要你說一聲跳，我立刻就會跳下去的。」那時你如果說了，我一定真會跳下去的。你不相信麼？

葉安慈（叫起來）這是怎樣蠢的廢話啊！

陶克勤 我不管到底蠢不蠢！我只知道我在你的面前必須說話，說話，說話。我要說話，因此我就說。我有過我的自負，但是在你的面前，我的自負全部都喪失了，我什麼事情都不管。

葉安慈 那麼我爲什麼要你從龍華塔上跳下去？那對我一點也沒有用處。

陶克勤（也叫起來）好極了！我知道你一定用這句「沒有用處」的話來壓制我。我能夠早就把你看穿！「沒有用處，」你這樣說麼？爲什麼？給人開心不也是常常很有用處麼？人都有專制的秉性，愛使別人受苦。你，特別是你！

葉安慈（感覺到當前的情勢的嚴重，但仍舊保持着她女王似的尊嚴）啊，不爲什麼這樣？我相信你啊！（他的神情略略因她的態度的變換而改變了。她忽然說）你真的不是一個懦怯的人麼？

陶克勤 我不知道。或者我是的，但是我不曉得，對於這類事情，我好久沒有想到了。

葉安慈（嚴重地提出）如果我對你說，「把那個人殺掉，」你敢不敢去殺呢？

（那邊位子上的人咋舌了，但是這邊的人正緊張着，一點顧不到旁邊的人。）

陶克勤 那一個？

葉安慈 隨便我願意殺的一個？

陶克勤 是那位貝小姐麼？

葉安慈 你不要問我；回答我提出的問題啊！我再說一遍，隨便我要殺掉的一個；我願意看看你現在說的是不是真話。

陶克勤 你還是告訴我罷，這到底鬧的是什麼把戲。爲什麼你對我好像有點兒害怕似的？我覺得這是不對的。你是一個在那家長大的孤女，你愛着你的愚蠢而無情的表弟，可是這位大少爺却祇知道鬼混，和那位妖形怪狀的交際花貝小姐戀愛起來，而且決定要結婚了。這在你應該是覺得痛苦的。你的眼睛還在逼着問我！你該先把這件事情對我解釋清楚！我就要向你忠告一番，並且要表示了。你是不是有點難爲情不敢坦白對我說呢？你覺得對我也不好意思麼？

葉安慈 我並不想討論這個問題。我已經提出了一個問題來問你，我在這裏恭候你的答覆。

陶克勤 好。那麼——我要把你所甘心的任何人幹掉！但是，你真的要我去做這樣的事麼？

葉安慈 是的，我要因此把你的關係摔開了，你覺得怎樣呢？我要命令你那樣做，如果不，你就從此不能再纏住我。請你丟掉我，你能麼？不，你知道你不能丟掉我的，你先去把我所要殺的人殺死，然後再來殺我。因爲我有這樣的胆量，我不怕你！任何的時候我都敢拒絕你。

（那邊坐位上的人咋舌了，女人們竊竊私議起來。男甲伸手止住了她們。這邊仍舊沒有覺得。這時，道貌岸來的平步瀛手裏支着一根手杖，正從花園裏向這邊走來。）

葉安慈（突然狂笑起來）你瞧，你看見那邊走來的老頭子麼？手裏拿着打狗棒，你記得那天他請大

少爺吃過飯麼？他是上海鼎鼎大名的聞人平步瀛紅得發紫什麼事情都得他過問。你替我跑過去，向他鞠躬，然後用你的半吊子的寧波話向他說幾句話。

陶克勤 爲什麼？

葉安慈 因爲你對我發誓爲了我的緣故你可以從龍華塔上跳下來，爲了我的緣故你可以殺死任何一個我要殺掉的人哪，現在來代替這樣的血案和悲劇，我只希望笑一場。不要回答我就跑去。讓我看那位聞人老爺用手杖把你一頓臭打罷！

陶克勤 那末，你就這樣的向我挑戰——你以爲我不能做麼？

葉安慈 是的，我向你挑戰去，這是我的命令！

陶克勤（站起來）那麼，我就去！不管你的想頭是多麼狂妄！但是，還得顧慮一下：這樣做會不會給大少爺找許多麻煩？甚至於，也連累到你呢？我自己倒沒有什麼猶豫。就是顧慮你和大少爺呀！怎麼樣，光是爲了你的一個幻想，我就應該去侮辱一個老頭子麼？

葉安慈（藐視地）很好，那麼可見得你不過是一個不中用的蠢材！你的勇敢都是裝出來的。難道我不知道我要你做的事是愚蠢的而且錯誤的麼？並且駿佳還得要爲此發怒。但是，我只要一場玩笑，還是一樣。我要開心，再沒有旁的。真的，你爲什麼應該侮辱一位老頭子？只不過是要你這樣做，好教人家把你一頓臭打罷了！

（陶克勤憤怒地站起來，平步瀛剛撐着手杖走上來，陶克勤跑上去攔住了他，不住地向他點頭。平步瀛對這位

驀然的圍來者驚着了，但是他保持着向來的禮貌和氣派，也向他點着頭。那邊坐上的人全站起來圍上看。

陶克勤 所——西拉？所——西拉？

平步瀛 (驚呆了，但立刻對他的無禮的開玩笑的態度震怒起來) 薩拉？薩拉？

陶克勤 (竭力地裝出怪腔怪調) 所西——拉？所——西拉？

平步瀛 (勃然震怒，揮杖欲打) 薩拉！薩拉！(但看到陶克勤似乎和上流人穿得一樣，沒有敢打上去)

陶克勤 (迎上去，握着拳，用盡平生之力，大聲怒叫) 薩——拉！薩——拉！

(平步瀛轉身狂奔逃走。葉安慈放聲大笑，在旁邊的觀眾失聲地叫出來。平步瀛走來時雖然脚步蹣跚，現在却逃得比飛還快。台上沉默了。陶克勤回身向葉安慈走來。當他走近，她便站起身來，退場。陶克勤在她將要走進去時追上了她。)

陶克勤 我做了——一場蠢事。

葉安慈 (沒有回頭看他) 你已經做了，那末，你一定自己能負責！

(葉安慈退。陶克勤略為呆立了一下，也退。台上的男女面面相顧。)

男甲 這女人真利害！

女丙 這女人真無聊！

男乙 這樣的事做出來，我真一點不懂！

(幕落)

第二幕

時

同一天的晚上，十點鐘。

地

皇家飯店二樓，二百另三號房間。

人

貝聿瑤——二十五歲。但是據她有時說起自己的年齡時，是二十二歲。交際花。（貌美，最好是身材比較高大，肩膊開闊，胸部豐滿，顯出生理上的成熟和老練來。）

「姆媽」——四十六七歲。貝聿瑤的母親。一個富有世故，通達人情的中年婦人。

馮允甫——五十多歲，「姆媽」的老姘頭。他以貝聿瑤的父執的身份出現。誰也不知道他的底細，但似乎金錢很活動，類乎是一個銀行家的樣子。

余善謀——三十多歲。貝聿瑤的表哥，好像也甚為富有。

郝駿佳——二十五歲。執褲兒。

陶克勤

呂成德

葉安慈

祁老太太——七十交九。祁駿佳的大媽。

祁公館僕役——女四（或二），男三。

旅館的帳房先生和侍役一人。

景

這是二百另三號（一個套間，包括臥室，餐室等）的客廳。陳設得十分輝煌富麗。一壁掛着一幅裸體人像的油畫。正中略偏，放着一架大鋼琴（Grand Piano）牆上有一列鋼格的大窗，窗帘未掩，從那大窗中望出去，可以看見二百另五號房間的臥室和陽臺。那邊的窗帘似掩着，忽然有人揭起時，便透出光亮來。

客廳中有幾個人正在談着很嚴重的事情。貝聿瑤斜躺在長沙發上，昂着頭，吸一支紙煙，不作聲。談話的三個人是以「姆媽」作爲中心，坐在她對面的是馮允甫，坐在她旁邊的是余善謀，伸開一隻手臂扶着她的椅子，好像是抱着她一樣。

余善謀 姆媽，我看這事情一定要換一條路走走才行。

姆媽 你的話是對的，但是這一條新的路在什麼地方呢？我總怪聿瑤這丫頭的死勁兒，有事一點也不靈活，常常把事情做得太着實，太牢靠了。像前回子的事，正是沒捉到鷄倒蝕了米，那冒充小部

長的王八蛋溜掉了，什麼汽車啊洋房啊全是假的，連她的七克拉重的鑽石戒指也給帶走了。這時候看着她又可憐，哭得那副樣子，還用手指甲抓自己的臉。這真把我急壞了。一面又恨他，又疼她。

馮允甫 這也難怪聿珺，她到底年紀輕。

余善謀 在這種地方，我倒還佩服聿珺。這其實是難怪她的，年紀輕輕，總不免有的時候要動到感情。可是，我佩服她在受到這樣大的刺激之下，這樣的不顧一切的時候——那樣的扯破了衣裳，用手指抓着自己的胸口，給那位陳軍長看見了她這樣的又可憐又可愛的樣子，立刻給她迷上了，來慰問她，她就能馬上接受了他的好意，談了一會，一同出去吃晚飯，同出去玩，這在別的女孩子那能做得到的！

姆媽 別提了，要提起這件事，我又要怪她的死勁兒。祇差一點兒。要不是我，那麼，那末聿珺落得做了個幾姨太，現在是寡婦，要下堂了。這就再充不得小姐了。我其實也原諒她，祇怪她心眼兒還不夠活。我的一番苦心，她也知道，我擔心她的年紀，這樣的好時候也再沒有幾多年了。

馮允甫 我覺得，聿珺到底年紀大了，經驗也多了。當然比不上你姆媽，不過照這次的情形看起來，事情她沒有做錯，怪不了她，怪來怪去，還祇怪一個人。

姆媽 怪那個老不死的老太婆！

余善謀 對了，那老太婆的消息怎樣？

姆媽 還是那樣，沒有死。

馮允甫 這真奇怪！

姆媽 簡直是個老妖怪！

余善謀 這種人不過是用參在拉着命罷了。人參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好像一根吸力強大的燈蕊

（讀若心）把底裏的油都拔乾了，燈還是要滅的。老太婆到了這麼年紀，早晚幾天功夫，總要死。

姆媽 但是總不死，又怎麼辦？我們聿珺不能老等着她。等着等着，一直不死，聿珺自己倒要等老了。

余善謀 先結起婚來呢？

姆媽 那大少爺那來的錢？

余善謀 完了麼？

姆媽 完了。

馮允甫 而且那老太婆活着，她要作主，她不會答應那大少爺娶聿珺的。不是那大少爺去告訴過她

了麼？那老太婆說，算了罷，等我死了再說。

余善謀 你，或者我，再借一筆給他。

馮允甫 他還有抵押品麼？你能不能放空賬？

余善謀 那末，全完了麼？

馮允甫 全完了。總之他所能有的一切，（拍拍自己的腰）全在這裏了。再有就是最大的一筆，那就得

等老太婆死。

姆媽 所以，我直截了當地告訴了他，這婚事一定要等老太婆死了再談。

余善謀 可是目前的維持？

姆媽 這也是大問題。

余善謀 噯，聿珺。

貝聿珺 別叫我！

余善謀 這是一定要想想辦法的。

貝聿珺 (坐了起來，丟掉了香煙) 真討厭！噯呀，我煩死了！

(她走過來，到琴椅上坐了。揭開琴蓋，彈了一段滿場飛——「進進退退」至「嗨」，又碰的把琴蓋闔上了。)
姆媽 總之，現在我們要冷淡他，讓他着急。還有，你的心眼兒要活一點，該開幾個新戶頭。

(有人叩門裏面吃了一驚。)

貝聿珺 誰？

外面答應 是我。

貝聿珺 進來！

(陶克勤推門進。)

陶克勤 大少爺不在這兒麼？

(大家都沒有答應他。他站了一會，轉身欲走。)

余善謀 他就要來的，你可以在這兒等一會。陶先生今天手氣怎麼樣？

陶克勤 不好，輸了。

余善謀 你賭掉的都是你自己的錢麼？

陶克勤 (發怒) 你爲什麼有權力問我這樣的話？這當然是我自己的錢。

余善謀 (淡然一笑) 啊，沒有什麼。我不過是替你惋惜那輸掉的錢罷了。像你們這樣的人，我是說，知識分子，賭錢是不大會贏的。

陶克勤 這話也許有部分的真理。這是因爲，知識分子的賭博，有時和那些唯利是圖的賭棍的賭博完全兩樣。一個知識分子，在這種毫無實際把握的遊戲之前，產生一種無稽的理想，他便會去和他的理想去賭博，那時他賭的是理想的是和非，正和反，不是賭的金錢，而以金錢來酬償他的理想的勝利，或是懲罰他的理想的失敗。因之，你說得對，不過，你也不能說，在若干時日之後，他輸得利害了，他也仍舊不會改變他的理想的賭博，而不成爲一個貪戾的賭棍。

馮允甫 (笑) 那麼今天大概陶先生是和自己的理想賭，而賭輸了！

(大家都笑了。貝聿瑤却没有笑，她沒有參與他們的談話，却自己去點了一枝煙。)

陶克勤 這沒有什麼可笑的！我覺得這樣還不失爲一種遊戲。如果連這一點也沒有，却在一種很顯明是不利於自己的情況下，不知道用統計學的方法來考察一下，知道這數目字的遊戲是多麼

茫無邊際，倒去迷信那些「老包」，那麼，那更可憐了！

貝聿昭（丟掉她那枝煙） 噯呀，我要回去了。（她走出去。）

姆媽 好，回去罷，等下如果大少爺來問起，說是我們回房間去了。

余善謀 要他來麼？

姆媽 隨便他。

（貝聿昭和姆媽退場。）

馮允甫 陶先生，你爲什麼不坐呀！

陶克勤 對了。（就坐。）

余善謀 在各方面看來，我們的陶先生是一個爽直而勇敢的人，像這樣的人是很難得的。

陶克勤（感覺到兩人的嘲弄而憤懣） 這是你們的過獎。不過我覺得人在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時候，

大概祇有兩種方法去應付牠，一種是裝作麻木無知，反而用着肩諂笑的態度去迎奉，去乞憐；一

種是既然無路可退，便挺身迎闖。我是一個愚笨的人，常常祇能採用後一種方法，這是還要請你

們包涵的，別嘲弄我！

余善謀（笑） 豈敢，豈敢。我不過說說閑話罷了，你別見怪。我祇覺得像你陶先生這樣的精神，要是放

在戰場上，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陶克勤 不敢當，我是一個可憐而藐小的人物，（用挑戰的口吻）不過並不懼怯！

余善謀
馮允甫

（大笑起來）英雄，英雄！要我們大少爺去帶兵，少不了要請陶先生上陣打銜錄！

（陶克勤正待作答。祁駿佳推門進。）

祁駿佳（忽忽地環顧一下）聿珺呢？（沒有等回答，看見了陶克勤）噢，我的好好先生，你在這裏，我等了你好半天了。我下午寫了一張條子去請你，你接到麼？

陶克勤 我剛看到你的條子，就來的。

祁駿佳 我可以向你問一件事情麼？我想知道，你今天下午幹了什麼？

陶克勤 很好。我很高興立刻談到本題上去。大概你是指着我今天下午和一個寧波人鬧下的事情而問的罷？

祁駿佳 和一個寧波人唔，這寧波人就是平步瀛老先生——上海的十分重要的聞人！我聽說你無由無故的對他十分無禮！

陶克勤 不，我並不覺得有什麼對不起他的地方。

祁駿佳（怒叫起來）但是，我知道，你把他嚇壞了！我的好先生！

陶克勤（面臨嚴重的局勢，侃侃而談）一點也不。你知道，我好久以來，老覺得聽到寧波人說起「所西拉，所西拉」非常有趣。但是常常沒有機會找一個寧波人把這句話學給他聽聽，向他請教，到底學得對不對。上次你請客的時候，我知道這位老先生是寧波人，可是他連眼睛也不會對我望一

下，因之，爲了自尊心，我也不會去請教他。這次遇到他一個人走來，忽然覺得這是一個不可失掉的最好的機會，我便走上去向他招呼，同時把這句話說給他聽。大概是我學得不大對，他就用很奇怪的聲音回答我「薩拉！薩拉！」我覺得這話也應該學一學的，於是我學了兩聲。這就是全部的事情了。

· 祁駿佳（大怒）你在開我的玩笑！

（馮允甫和余善謀兩人在旁大笑起來。那邊二〇五號房間的窗簾揭開了一會，露出葉安慈的臉來，向這邊愁望。可是這邊正緊張地進行下去，沒有覺得。）

陶克勤 請你不要這樣想，全沒有這樣的事。我承認我的行爲不好——我全部承認，決不抵賴。我甚至還可以向你進一步承認我的行爲可以說是愚蠢的，但此外我就不能承認了。再有，就是讓我告訴你，我覺得對於我的行爲是很抱歉的。但照我自己的想法，我還有一個稍爲可以原諒的理由。就是在最近兩個禮拜，我的身體有點病，一種神經衰弱，容易發怒，常常胡思亂想，因此常常自己壓制不住。好像有過好幾次，我很想對坐在這裏的余先生說，他是一個最卑鄙無恥的人，在這種情形下，我自己真是莫明其妙。總而言之，我近來是有了點病的徵候。不曉得平老先生對這種情形是不是可以諒解？如果我去向他謝罪，我的確要去，我不曉得他會怎樣，但是我覺得他也許不會原諒我的。這種情形並不嚴重，在法院裏審理這樣的事情時，也要考慮一下罪人是不是在一種不健康的的精神狀態裏的。不過，也許這位平老先生也許比那些老糊塗好不了多少，對

於這種站在科學立場上的分析是一點也不會知道，因之，就很難希望他能接受這種解釋。你以爲怎樣呢？大少爺？

郝駿佳（忍怒高叫）夠了！夠了！我說，我的好先生！我一定要用盡我一切的力量，和你這種荒謬而狂妄的人斷絕關係！要你認一聲錯是不可能的了！你隨便用什麼方式談話，甚至包括你的請求原諒的話也在裏邊，不過是侮辱人罷了。我可以告訴你，平老先生知道你是我家裏的人，他氣烘烘的到這裏來告訴我。你知道你給我造了怎樣的麻煩——我的好先生！我祇好向他小心賠罪，並且負責向他說我一定立刻把你辭退，大家斷絕關係！

陶克勤（插嘴）對不起，大少爺，他是不是像你剛才這樣的提出，說是我一定該被你辭退，「斷絕關係」呢？

郝駿佳 不，這是我自動提出的，這樣他才滿意了。所以，我們一定要分手了，我的好先生，照帳上算起來我還應該付給你三千四百塊錢。這裏就是，賬也在這裏。請你點收。再見了，從此以後，我們就各歸各了，你是一個混蛋，你是一個瘋子，我就要關照帳房間，聲明從明天起就不再負責你在旅館裏的一切開銷了，請你原諒我，以後仍舊把我當一個朋友！

陶克勤（接過了帳單和錢，向郝駿佳深深的鞠躬）事情並不是這樣就完了。我對於使你在平老先生面前所受的委屈並不覺得難過，對不起，我要說，這全是你自己的錯。你自己把事情怎樣處置的呢？你說我是你家裏的人，這是什麼意思呢？我不過是一個家庭教師，並不是你的兒子，也不是你的

衛兵，更不是在行爲上要你負責的人。在法律上我是有一個完全的人格，我今年已經二十八歲，大學畢業生，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上等人，老太太沒有請我到府上教書的時候，我們本來是毫無關係的。大概我是尊敬你的大少爺的派頭，才不敢向你要求道歉，爲什麼你能夠對我的品格隨便批評呢！

郝駿佳（氣得張開了兩手，轉身向余善謀）他完全是和我搗蛋！他完全是和我搗蛋！

（余善謀高聲大笑。）

陶克勤（冷靜地繼續下去）我也決不輕輕的就和平老先生放過。因爲你聽了他的那一面之辭，完全站在他的那一面講話，因之你和他已經混在一起了，所以我得先告訴你，最遲在明天，我就要用自己的名義，向他要求正式爲我解釋，到底是什麼理由，他不把這件顯然是我們之間的糾紛，認爲我沒有資格對自己的行爲負責，這樣的藐視我，來向我的主人交涉！

郝駿佳 什麼？這太胡鬧了，而且胡塗得可笑！總而言之，先生，我對你忠告，這種胡塗而下流的勾當是一點也沒有意思的，你就會闖進巡捕房去的，先生。

陶克勤（極冷靜地）大少爺，你放心，現在什麼事都沒有做出來，誰也不至於把我怎樣。一直要到事情做出來以後你們的巡捕房才會忙一下呢！你一點也沒有知道，我要用怎樣的方式着手去做，使得他不能不給我答復，爲什麼他把我看成一個沒有獨立人格的人。這是一點也用不到你耽心的！

郝駿佳（在房間裏走來走來）克勤，你別這樣胡鬧下去吧。（他走過來扶住了陶克勤的肩膀）這種事情沒有什麼好玩，對你對我都沒有好處。（他把聲音放柔和了）你比我的年紀大，我一向是很尊敬你的。你得和我想想，我的處境！克勤，我知道有些話是因為受了你的激怒，但所有的事情我都並不是喜歡這樣做，你明白的。我告訴你，祇要我離開這裏，我一定還要請你回來的，我們是相處了好多年了。你在這兒坐一會，細細的想一想罷。

（郝駿佳沮喪地遞了馮允甫余善謀同退。他們退場以後，陶克勤放聲大笑。但霎時又停住了，在台上走來走去，又去沙發上坐了深思着，時時以拳擊掌。那邊，二百〇五號房間的窗簾又揭開了一下，陶克勤依舊沒有覺得。他忽然怒容滿面的站了起來，伸手去按了按電鈴，重又歸坐。旅館侍役上。）

陶克勤 你去關照帳房間一聲，四樓四百三十七號房間的賬，從明天起，不歸這兒算，歸那裏自己算，歸我算。

侍役 是。

（侍役退。陶克勤仍舊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一件什麼事情，立刻要跑出去，剛拉開門，却碰見呂成德剛要走進來，於是兩人握手。）

陶克勤 噢，你是找……葉小姐不在這裏。

呂成德 不是找葉小姐，我是來找你的。

陶克勤 那麼裏面坐一會怎樣？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有什麼事麼？

呂成德 碰着巧，也沒有什麼事，不過是來找你聊聊天。

陶克勤 （在自己這樣的心情中，對他的態度甚為不悅）對不起，我已經和那公館離開了。有空改日請到

我的房間裏來談談怎樣。

呂成德 沒有關係，我們閑談談，談的是你的事。

陶克勤 我的事沒有什麼需要談的，再見罷。（站起）

呂成德 你這樣匆忙完全是不必要的。你的事情無論怎樣需要冷靜。坐下來，坐下來！

陶克勤 那末，（坐下）我必須要請問，我們是初交，為什麼我的事情你要過問呢？

呂成德 不錯，我可以告訴你的。我們之間是初交，但我們的關係却在另外一個人身上。就是那葉小

姐身上。因之，我們的初交並不能算是普通的泛泛之交，我希望你不要對我取一種敵對的態度。

陶克勤 我不懂你的意思。但是，請說罷，我聽着。

呂成德 我聽到今天下午的事了，因之，我覺得也許你的精神會變得很混亂罷？

陶克勤 不，並不混亂。

呂成德 不一定不會不。我希望你能了解安慈，不然，她一切的行爲就太不近情理了。

陶克勤 我希望了解的，倒是你和她的關係，先告訴我，你這個奇怪的人，你到底是誰？

呂成德 我不是向你報過名姓麼？我姓呂，小字成德，牛津出身，現在在春申大學做教授，我想，你更主

要的是要知道我和葉小姐的關係，我們是舊同學，從前我們在春申大學同學，我比她班次高些。

如此而已。

陶克勤 那麼，你對於葉小姐的高見是怎樣呢？

呂成德 她是一個端靜而嚴肅的小姐，不容易接近的小姐。是不是呢？（陶克勤點頭）不過，這還是一個表面的看法。如果你要懂得她，那麼首先你該明白她有兩種不同的力量，在左右着她的心，使她變得很矛盾。簡單地說起來，她是把一種成見抓得很緊的人物，好像她原先所認定的一切對象，都不容易動搖。如果那對象是非常庸俗的，她也堅執着那庸俗。在另一方面，她又具有高級的理想的、優美的德性，這是她的可貴的地方，這是她強勝於一切普通女人的地方。不過那祇給她造成痛苦。你一定是很愛她的，是不是？你現在還愛着她。

陶克勤 這，我很難回答。

呂成德 這沒有什麼很難回答。你可以說是。

陶克勤 我不能這樣說。我要知道的是，你呢？

呂成德 我可以回答你是。她確實有許多很可愛的地方。我愛着她，已經快十年了，因之，我覺得可以比你更懂她，我可以爲你解釋今天下午所發生的事。安慈的態度確實是奇怪的，我懷疑她的動機。

陶克勤 你的話我還是摸不着頭腦。你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呂成德 這且用不着告訴你，我祇是……

陶克勤（大叫起來）那麼請你別說下去了。

呂成德 唔，不錯，你的眼睛在冒火，可是，無論如何，請你信任我，我不願意給你懷疑有什麼惡意。我可以事實來證明，你現在的環境也許是很煩惱，不過我願意盡我的能力來幫助你。真的，我願意盡我的能力幫助你。現在我們再見了。

陶克勤（俯首不看她）再見！

（呂成德微笑着，鞠躬而退。陶克勤仍舊坐在那裏，捧着頭，愈加煩惱。馮允甫推門進。）

馮允甫 啊，好極了。你還在這裏。我正想來和你談談。剛才你和大少爺之間所談的話，我都不大清楚。不過，我想，我們都是要在社會上混混的人，凡事都得講個圓通。不能太過分。所以，我來，坦然以魯仲連自居，想來勸勸你們兩方面。我覺得關於今天發生的這一件事情其中還是大有可以……

陶克勤 算了罷，馮先生。我知道你是被祁大少爺挽請出來做一個中間人的。我從前不過是這裏的家庭教師，現在已經完全沒有關係了；但是，你是他們的什麼人，為什麼你要來管這件事呢？

馮允甫（沒有料到他這樣的魯莽，有點不悅）我和駿佳的關係，這是，這是，有許多層的關係。不過現在我確實一半是受了駿佳的委託，一半是為你設想，才來做這樣一個調解人的。我想，你應該不要生氣，而且把你剛才的要和平老先生打交涉的意見放棄。因為，你是很聰明的人，我們何必去做損人不利己的事情呢？一方面，平老先生不會再和你會面的，如果你一定要和他麻煩，那麼他有許多多的辦法可以避免你的麻煩。這一點，你自己應該看得很清楚。那麼，幹下去也沒有什麼好處另

一方面，大少爺已經答應過你了，將來一有機會仍舊還是要來請你教書的，而且，現在物價這樣貴，他想還應該加你一些薪金。——這些，都可以適合尊意罷？不是麼？

陶克勤 你馮先生的話確是說得面面俱到，可是，我告訴你，你的調解一定是勞而無功的。我的想法和你們兩樣，我想，或者那平老先生或者看到我道歉，倒是十分歡迎而且，進而糾正我所說的寧波話的語調。如果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他一定這樣。至於，你們所說將來仍舊請我教書，那是一句可笑的話，老實告訴你，我早就不願意在這裏繼續教下去了，那麼驕縱那麼愚蠢的少爺小姐，把他們教好了有什麼用？離開這裏正是我早就求之不得的了。我想，最好你承認一句，你是來試試看，最好能勸得我放棄了我的計劃，要不然，你也想看看我怎樣更具體的進行我的計劃。是不是你說！我會很高興地告訴你的。

馮允甫 好極了！好極了！我就這樣承認罷。你說罷，也許我還可以參加一點意見。

陶克勤 平老先生是一個非常豈有此理的人，他侮蔑了我的人格，把我看成自己不能負責的人。但是，我的行為也不好，所以我也應當向他道歉。（說着自己不禁的好笑起來了）但是，我不能讓別人誤會，以為我這樣做法，只是爲了希望恢復自己的飯碗，老實說一個人要是像你們這樣的活下去，也不能算是人。我要是一方面厭惡你們，一方面仍舊巴結着要向你們討飯吃，也不能算人。所以，爲了避免這種誤會，我要先要求他的道歉，然後，我就可以立刻自由自在，開誠布公地，沒有條件地，對他表示出我自己的悔恨。這是一個總的原則，至于進行的方法，我也早已有成竹在胸，

却不願意對你洩漏機密了。

馮允甫 (聽着他的話覺得侷促不安，並且時時搖着頭) 真漂亮！真聰明！不過，陶先生，你到底不過是一個讀書人，我一點也沒有看不起讀書人的意思，倒是要提醒你一下，你說的話裏面有許多大道理，不過，你千萬不要想錯了，這個社會是沒有道理好講的，如果有道理好講，就不會成爲現在的樣子了。你看看罷，隨便那一件事，那一件是講道理的？誰和你講道理？噯，你想一想，再想一想！

陶克勤 我不需要再想，我不能因爲人家都不講道理我就也跟着不講道理，我一定要和不講道理的人講一講道理！

馮允甫 那麼，很好，你既然不聽從我的勸告，我就在責任上有告訴你的必要，事情一定會照別的樣子進行的：這裏有的是巡捕，他們一定會要你立刻收拾行裝跑路。這對你是很不好的。你想，人家怎麼會容許你這樣做？你不妨試試看，是不是人家真的害怕你！我勸你的動機不過是歇事寧人，大家省麻煩罷了。

陶克勤 你完全想錯了，我不會跑路的。馮先生！事情的進行比你所想像的要順利得多！你剛才走進來的時候，有一個人走出去，你看見他沒有？

馮允甫 我看見了。

陶克勤 你認識他麼？

馮允甫 不認識。

陶克勤 他姓呂，名字叫成德。是一個大學教授。你知道他麼？

馮允甫 我不知道。

陶克勤 很好。我要請他做我的副手。他不會拒絕我。祇要他為我請一次客，請平步瀛，也請我。我就很容易在席上提出我的責問。而且是當衆提出我的責問。你放心，這樣的事情，照我看來，對於你們，並不是真有什麼麻煩，我覺得你們不應該這樣重視。也許你們所顧慮的，倒是在如果這事情鬧開去了，變得大家都知道，也許就有人來注意你們所玩的把戲，查問你們的根底，但是，那就和我的事情一點沒有關係了，我不負這個責任。

馮允甫 (顯出一種懦怯的神氣) 別忙，我們還是把這樣的事情結束了的好。人家會以為你是很無聊的，祇喜歡胡鬧，而且，就照你自己所說的，是神經病。這實在並不是高明的玩意兒。我已經說過，事情還是可以有點轉變，可以弄得聰明一點，而且，在這裏面你也可以得到一些東西……

陶克勤 (站起來) 再見！(走到門口)

馮允甫 愛，慢慢點！我來的時候，還帶了一個人寫的字條子給你，你讀一讀罷，給我一個回音。
(他從衣袋裏拿出一張字條兒遞給陶克勤)

陶克勤 (接過來唸出來)

聽說你要把這件事情鬧下去。你現在已經冒火了，要開始現出盜樣子來了！請你好好的約束自己，停止這笨拙的舉動吧！全都是傻事哩！我需要你答應我繼續服從我。記住龍華塔。我要你聽話。如果必

我甚至將命令你聽話。

十分關心你的 安慈。

再者，——如果你對於下午發生的事情，還對有所憎恨，請原諒我。

很好。(他沮喪了) 你可以去告訴她，教她放心。(他頹然地坐下。埋頭在掌中顫抖着。)

(馮允甫望着他微笑。就在這時，有人叩了兩下門。)

外面的人聲甲 就是這裏。

外面的人聲乙 噢，到了到了，快去接，快去接，你快去接行李。

馮允甫 進來。

(侍役推門進，後面祁公館男僕女僕各一人跟進。倉忙的左顧右盼。房中的人驚奇地望着他們。後面有兩個男僕抬着坐在藤椅中的祁太太上。接着，男女僕役抬着箱籠物件上，堆積在一旁，一下子堆得像一座小山一樣。)

祁老太太 (雖然坐在藤椅上，由人抬着，但精神矍鑠) 怎麼一個人也沒有在那裏？噢，阿彌陀佛！那不是陶先生麼？你怎麼望着我？你不認得我麼？

陶克勤 太太。

祁老太太 怎麼？你連對我問一聲身體好不好也不問麼？是的。(回顧僕人) 你瞧，他們都以為我死了，他們就希望我死，打電報，差人去打聽我死，催我死，我全知道。可是，阿彌陀佛，我還活生生的在這兒，我來看看你們，過得多舒服！好極了，讓我知道他們過得多舒服！

陶克勤 太太，別怪我，我真的奇怪死了。爲什麼不奇怪呢？我沒有巴結你死，我總是在惦念着你的病的。我不會巴望你死，你死了對我會有什麼好處呢？太太！我看到你來真是高興極了。真的，這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郝老太太 你爲什麼要奇怪？我雖然不能坐火車，祇要下了船就能來了。一路上倒還好，什麼人也不敢和我這個鬼不要的老太太多說話。我省得上海時不時的打電報，我自己就是一個電報，來答覆他們了。

（旅館的帳房先生隨同侍役一人上。）

帳房先生 我們沒有預先知道郝老太太駕臨，有失迎迓，非常抱歉。現在，已經把這裏的最大的一套房間預備好了，僕間也都預備好了，請老太太隨意去看看，並且多多指教。

郝老太太 （向陶克勤） 這個說話的人是誰？

陶克勤 這是這裏旅館裏的帳房先生。

郝老太太 噢，讓我來瞧瞧他。喂，我問你（指着壁上的一張巨幅的人體油畫）這是什麼東西？這是不是那個狐狸精？怎麼這樣不要臉？你們是故意掛着教人看了倒糶的麼？

帳房先生 是，這是一張油畫，外國人的玩意兒，很沒有道理。

郝老太太 唔，玩意兒你們倒有不少的玩意兒，給我取下！

帳房先生 是，是，這畫是取不下來的，假使老太太看來不好，等會兒教人用個幔子來遮掉就是。

祁老太太 喂，你們這條地氈現在買什麼價錢？

帳房先生 噢，這個，這個，讓我下面去查查帳罷。

祁老太太 你們的旅館不大規矩！來，祁貴，他們的床上一定有臭蟲，跟我去把那裏房間的床細細的

看一下，把他們的被褥全換了，把我們自己帶來的換上。

帳房先生 是是，（向那稱做祁貴的男僕）請罷！

（帳房先生侍役和祁貴同下。）

祁老太太 陶先生，他們到那兒去了，又是去跳舞玩樂去了麼？我馬上要去看他們。（忽指馮允甫）這

個人是誰？

馮允甫 （連忙趨前）在下是馮允甫，老太太你好？

陶克勤 這位是貝家的親戚，馮先生。

祁老太太 我看他的樣子也不是一個正經人，像一個跑江湖賣膏藥的。嘴巴裏說得好聽，賣的藥可

只會害人。陶先生，他們那些人都巴望我死，可是閻王不要我。還教我在陽間延命。我也得來看看，

這上海到底是怎樣一個好地方，我要來往上幾個月，你要陪我到他們去玩的地方到處都去玩

玩，什麼跳舞場，賭場，我都要去。我吃盡了一世的苦，祖宗遺下來的那些造孽錢爲什麼一定要留

給那些丟臉的子孫花？我也會把髓花完的，我一個銅子也不留給他們。

（她的話差不多是一篇宣言，全場恭聆，驚愕。）

（幕下）

第三幕

(第一場)

時——

第二天的下午。

地——

「金門茶室」樓上的一間賭室，是為高等的賭客而設的。

人——

祁老太太

陶克勤

葉安慈

祁駿佳

貝聿昭

余善謀

祁貴

男賭客甲

男賭客乙

女賭客甲

和尙嫂嫂——賭場的女侍，貌美，衣服麗都。（滬語）

陳必得

翁有利

黃坤山

賭台上的「抱擡脚」。（滬語）

其他司盤者一人，收發賭注者二人，賭客若干人。

景

這一間賭室祇要放一張賭臺，是賭輪盤的。陳設富麗。在賭桌的橫頭，另有一張餐桌，供人憩坐並進餐。

賭桌上正進行着賭博。坐在賭桌的一端的賭客男甲正在大贏特贏中，他的面前，堆滿了大堆的籌碼。黃坤山立在他的旁邊，俯身向他耳語，並且用手指着桌上的地位，向他慫恿地建議應該下注在什麼地方。但是他不理睬他，全神灌注於自己的賭博，好像對於旁的一切是完全沒有感覺了。另一端坐着賭客男乙和女甲，隨着把每次開出的數字記在面前的小拍紙簿上。一面專心的計算着，希望能從中整理出一個系統來，便照着這系統下注。男乙好像輸得很多，他滿頭都是汗，不住的用手帕擦着汗。輪盤旋轉着，小球滾動着，當牠跳進溝中去時，格格格的響着。於是那小球停住在一個小格中，收發賭注者把一個小塔似的標記放在所開出的碼子上，隨着便把押空

了的籌碼全擄掉，又數出應償的籌碼，用一個小鐵推給贏家。

賭客男乙（擦着汗，把鉛筆頭在紙上別斷了）喂，對不起換一枝鉛筆。

翁有利 噢，和尚嫂嫂，添一支鉛筆過來。

和尚嫂嫂 來哉！來哉！（遞一枝削好的鉛筆過來。）

黃坤山 和尚嫂嫂，大慈大悲，救苦救難。

賭客男乙 和尚嫂嫂原來是觀音菩薩！

翁有利 非但是觀音菩薩，而且是善財龍女。說開啥就開啥，儂叫俚開，俚就開。

黃坤山 翁有利，儂閑話清爽點好哦！

翁有利 儂煩點啥？儂隻黃坤山！

（賭客們下着注，司盤者把小球滾動。黃坤山又連忙向男客甲指手劃腳的提議下注的地方。祁老太太被兩人抬着領大羣人馬上引起全場的注意。他們到餐桌邊停住。）

陳必得（看到夾在衆人中的祁貴向他走去）朋友，請儂下頭去別相好哦？

祁老太太（大叫）怎麼你們是什麼道理？這是我的祁貴他跟我跟一世了，你們要把他怎麼樣，你說，

你說。

陳必得（愕然）噢，一淘個，一淘個。對勿起裏廂坐，裏廂坐！

祁老太太（看也不會看他）嚶，陶先生，這是什麼玩意兒。

陶克勤 這是輪盤。這是一種外國賭博。

祁老太太 怎麼賭的都是中國人？

陶克勤 是的，有許多中國人專喜歡外國玩意兒。

（小球停住了。男甲和女甲都贏了，男乙的籌碼被擄掉，賭博繼續着。）

祁老太太 這輪盤和剛才的又有什麼不同？

祁駿佳 剛才的是「三通寶」二十一門，這裏……

祁老太太 我沒有問你。

陶克勤 這裏的和剛才的有許多不同。這裏是三十六個號碼，一個配三十五。另外還有紅黑，便和那

邊的大小差不多。

陳必得 和尙嫂嫂，格格招呼招呼！

（和尙嫂嫂端茶過來，並放煙，——却不會敬給祁貴。）

祁老太太 什麼和尙嫂嫂。怎麼你叫和尙嫂嫂麼？

和尙嫂嫂 伊拉亂叫人，老太太。

祁老太太 嚶，我說！怎麼這樣漂亮的人，嫁給和尙？作孽作孽，你不能嫁給和尙，和尙應該守清規的，你

知道不知道。

和尚嫂嫂 老太太伊拉瞎三話四，儂孃聽伊拉，

祁老太太 那末對了。阿彌陀佛。陶先生（指着賭客甲）那個年青人是誰？

陶克勤 這是到這裏來賭錢的。我不認識。

祁老太太 他是那裏來的這許多造孽錢，到這種地方來亂花？

祁駿佳（得促地）媽，你說話輕一點，人家聽了不高興的。

祁老太太 什麼？你來管我說話？難道年紀青青是應該賭錢的麼？不要臉的東西，我罵了他你覺得帶

上了你麼？你們都替我走，我祇要陶先生陪着我好了，我叫你們走！

祁駿佳 媽！

（又一場。男甲又大勝。收發賭注者把大堆的籌碼推給他。）

祁老太太 看，他又贏了！怎麼那上面不也是他押的麼？怎麼他們把他的撈走了？這是什麼道理！這是

什麼道理！

陶克勤 那是他押空了的。賭這種輪盤，人家總是押許多門，這樣，如果押得好，就是有時如果押空了

的輸掉，統統扯起來，是可以贏的。

祁老太太（扯扯陶克勤的手）你去，你去對他說，快把錢收起來，趕緊回家去！不然立刻就要輸了——

是的，贏來的錢全要輸掉的去說，去說，快去呀！

（陶克勤向她低聲耳語。）

祁老太太 (搖頭)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那麼,這些人都是騙子,那小伙子一定要給他們攪得傾家蕩產!我真看不過去,那是多麼蠢的蠢傢伙啊!

貝聿瑤 媽,我們再到別處去走走罷。到別處去玩一會,晚上黃金大戲院的位子都定好了。

祁老太太 我在這裏玩我的,你們儘可以玩你們的去。我什麼叫天兒的戲都聽過,不像你們這樣希罕看戲。什麼話劇,文明戲,電影,我也不要看,在這個上海,總攪不出什麼好玩意見來的。省得我生氣。你們走你們的,等會兒我會叫陶先生陪我去逛屋頂花園去。

祁駿佳 媽,屋頂花園也是看戲,可是……

祁老太太 不用你多嘴,我的大少爺,我愛怎樣就怎樣,不用你多嘴。噯,陶先生,爲什麼他們把籌碼押在邊上?

陶克勤 那是打的紅和黑,打中了一配一,像那邊的大小一樣的。

祁老太太 那麼,爲什麼他們又把兩個籌碼分開墊底,把所有的籌碼都疊在那兩片上?

陶克勤 這是打的小紅和小黑,把三十六分成十二個一打,三打,隨便你打的是頭打的紅,或者黑,中打末打的也樣,祇要打中了,一個配……

祁老太太 花頭有這麼多!

(小球又停住了。收發賭注者大聲地喊一聲「單圈」,便把檯上的籌碼全都撈掉。)

祁老太太 那「單圈」是什麼?我剛聽見他喊「單圈」,爲什麼他把檯上的錢全搶走了?他怎麼把

成堆的錢全擄走呀！那個「單圈」是什麼意思？

陶克勤「單圈」就是莊家贏錢。這輪盤賭比到別的賭博要稍為公平一點，平常打中一門配三五，三十六門，你押一塊錢，打中了拿三十六塊，意思是莊家和下手的機會均等。不過，他們做莊家的總得有個便宜之處，所以另外加了單圈和雙圈兩門，這兩門一加，莊家和下手的贏錢的機會便變成三十八對三十六了。祇要開出這兩門來，押其他各門的就都輸了，做莊家的就佔了這個便宜。

那老太太 那麼要是我去下注，他偏偏的開出個單圈或者雙圈來，不是我全輸給他了麼？

陶克勤 也不，如果你有時故意下注在單圈或者雙圈上，那麼，如果開出來的恰巧是單圈或者雙圈，你就可以收到三十五倍的錢。

那老太太 爲什麼要配三十五倍？這單圈和雙圈是很容易碰到的啊！如果這樣，爲什麼那些蠢東西不全打圈呢？

陶克勤 因爲那和別的號碼還是一樣的，碰到的機會，要三十八次才有一次。

（又開了一場，收發賭注者忙碌着。）

那老太太 廢話，陶先生，你過來，讓我給一點錢給你。（她從衣袋裏摸出一個扣緊的銀包，從裏面抽出一張五百圓的儲備券）馬上去，把牠押在單圈上！

陶克勤 但是，太太，單圈是剛剛才看到的，因之，一定要過好一會才可以再碰到牠。你還是等一好，

等一下，你的機會就比現在要好多了。

祁老太太 胡說，你拿去下注罷。

陶克勤 太太，這單圈是剛開過的！

祁老太太 你別問，你拿去！

陶克勤（遲疑着）請你原諒我，也許，這單圈要到今晚晚上才會再開出來，甚至要到下了幾百次幾千次的注才會再碰到一個單圈。總是這樣的。

祁老太太 廢話，廢話！要是怕老虎，就不要進山林。去，去。

陶克勤（依舊拿着錢遲疑着）我的好太太！

祁老太太 叫你去啊，你不去，我不會叫祁貴去的麼？快去，快去，要開出來了，快去！

（小球在輪盤上格格地響着；陶克勤去下注時，收發賭注者因為時間遲了要伸手攔阻他，但他還是投了上去。祁老太太在那邊引領而望。小球停住了。）

收發賭注者 十七。

祁老太太 怎麼？我們輸了麼？好的，我們再來啊！來，把我抬過去！

（男僕把她向賭檯抬過去。陳必得連忙把椅子拖開，讓給她一個很好的地位。衆人都跟上，侍立在她的周圍。）

祁老太太（從銀包裏又掏出一張五百元的儲備券）來，來，陶先生，我們還是打單圈，來替我擺上。

陶克勤 太太，這是不大會這樣碰巧的，一個數目開過以後，常常要隔開好久才再出來。

祁老太太 你別管我，我單要打單圈。

（陶克勤接過了錢，換了籌碼。和尚嫂嫂連忙向各人送煙。）

陶克勤 不要放一點在別的上頭麼？

祁老太太 不要，不要，我要放在單圈上。

（陶克勤無奈，把五百元賭注全放在單圈上。小球滾動了，格格的一響，大家聚精會神地注視着。）

收發賭注者 四！

祁老太太 我們又輸了！這是什麼道理？我不相信，陶先生，我們還是打單圈！

陶克勤 太太，你太任性了。你想想看，別死喫住單圈，換個別的號碼怎麼樣？

祁老太太 胡說，要開出單圈來怎麼辦？還是打單圈！還是打單圈！（她又掏出五百塊錢，交給陶克勤，陶克

勤拿來換了籌碼，拿在手裏，望着她。）放上去，放在單圈上！放在單圈上，聽我的話，統統放在單圈上！

（陶克勤放了上去，祁老太太全神灌注地望着那小球繞着那永遠轉動的輪盤上滾動。現在，所有的賭檯上

的人全驚奇地注意起她的狂賭來。小球落到溝裏去了。）

收發賭注者 三十六。

祁老太太 （用拳捶着檯子）瞧！這真是活見鬼！這不是剛差一點兒麼？這個球蠻好轉到單圈的旁邊了，

給什麼鬼給捉去了！什麼時候那個倒霉的單圈才會出來呢？這個單圈要是不出來，我的命也要

送給牠了！我相信是閻王故意把牠攔住不教他出來的。陶先生，我不相信，我要再來，這次我要下

兩千塊。要是我們不下，那個下油鍋的單圈一定就會轉上來的，那真要氣死我了！（掏錢。）

郝駿佳 媽，這是太沒有把握了！

郝老太太 走開，這並不是你的錢！陶先生，替我下注！

陳必得 蠻對蠻對，老太太，天從人願，單圈總有一朝要出來格！我來替儂換籌碼。

郝老太太 （瞪目怒斥） 噯，你怎麼搶我的錢，你們作興讓人搶錢的麼？走，走，走！為什麼要逼許多人圍着我！

陳必得 老太太，我末是在格搭照料場子格，儂放心好哉。

郝老太太 走開，我不要你。陶先生，跟我放在單圈上！

（陶克勤如命的做了。小球滾動着，郝老太太發瘋似的，一刻兒也不能在椅子上靜坐。當小球停住時。）

收發賭注者 （大聲叫出來）單圈！

郝老太太 好呀！你瞧！你瞧！（轉身向陶克勤，大笑起來）我對你說的是不是？這是天菩薩告訴我，我要我打

單圈的啊！現在，我該贏多少？他們為什麼還不拿出來給我？我的人呀？郝貴在什麼地方？陶先生！陶先生！

陶克勤 現在，太太，你瞧，郝貴在你的身邊呢！他們把錢都拿出來還給你了。你贏了七萬塊錢，除了下

了的本，淨贏六萬七千五百塊。你收起罷。

郝貴 太太，我在這裏，我真替你高興死了。你在蘇州沒有病的時候成天的打牌，也贏不到這麼多錢！

祁老太太 (用肘使勁的推着陶克勤) 快快!他們又要開了,快下注啊!快下注啊!趕快!趕快!

陶克勤 我該下注下在什麼地方?太太?

祁老太太 下在單圈上!下在單圈上!能下多少就下多少!我們收到多少?七萬麼?很好,我們每次下三萬!

陶克勤 太太,你想想!有的時候,一連開兩百次也開不出一個單圈來的,你這樣賭法一定賭得輸

光大吉!

祁老太太 你不對,你完全不對,押下去!我告訴你,你太多嘴了!我自己完全明白我是怎樣在做!

收發賭注者 照規矩一次不能夠超過兩萬。(司盤者去轉那小球。)

祁老太太 (用肘子去推那收發賭注者) 爲什麼「不能夠」你完全錯了!你說,單圈多少?單圈多少?

收發賭注者 (很有禮貌地) 照章程是一次不得超過兩萬。

祁老太太 好!就照你兩萬!陶先生,把牠押上去!單圈,押上去!

(陶克勤遵命押上。小球滾入溝中,停了。)

收發賭注者 二十五!

祁老太太 我們輸了?沒有關係,押上去,陶先生!

(陶克勤把兩萬元押上,大家靜寂無聲地聽着那小球跳進了溝,停了。)

收發賭注者 (大叫) 單圈!

祁老太太（銳叫）啊！——陶先生，陶先生！你瞧！你瞧！（她像一個小孩似的用手重重的打着陶克勤的肩膀。把他推挽着，搖撼着）好了，好了，我不賭了。快把錢拿來給我。多少錢？快拿來給我！

陳必得 啊，喲，老太太，儂真是壽高福大！儂贏子七十萬哉！恭喜恭喜，儂狄能樣子格鴻運高照，起碼要活兩百歲。

和尙嫂嫂 老太太，儂真好福氣！狄種好福氣真是少見少有！儂毫燥坐歇，吃仔點心去。點心已經預備好哉，格搭贏格銅鈔，馬上就會得簽好支票送上來格。儂無論如何吃仔點心去，格搭各位才請格面坐。支票我馬上拿來喂，陳必得，儂做啥？又漏勿脫儂格，豪燥叫俚篤開上來啣！

（祁老太太一行人被堅邀到餐桌邊坐下了。侍者端盆盞上。和尙嫂嫂接過經理部送來的支票，送上。）

和尙嫂嫂 老太太，恭喜恭喜，儂真是好福氣！

祁老太太 陶先生，拿一千塊錢來。（接了錢給和尙嫂嫂）這一點錢是給你的（回頭看見了陳必得）喏，你也拿一千去。（又向和尙嫂嫂）你長得真漂亮，嫁過人沒有，啊，喲，我真糊塗了，人家叫你，和尙嫂嫂怎麼會沒有嫁過人，有孩子沒有？

和尙嫂嫂 有兩個小狗。

祁老太太 陶先生，再給他一千塊錢，給孩子買點東西喫。（和尙嫂嫂等稱謝退。完全沒有心思喫東西）喂，陶先生，你再和我去打一萬塊錢的紅。

（陶克勤銜命而往。那一場開出來果然是紅。）

祁老太太（聽見那邊叫「紅」的聲音）陶先生，別拿回來，一起仍舊放在紅上。（回頭向葉安慈）安慈，我要和你去做幾身稱心的衣服，等我回去的時候，你和我一起回家好了，不要再耽在上海，你那表弟沒有什麼意思，一點好處也不會給你。還是和我老太婆一起過些時候罷，將來我會把那專管巷的宅子給你，你跟着我總是有日子過的。

葉安慈 姨媽！謝謝你。你就要回蘇州去了麼？

祁老太太 你說罷，你願意跟我回去麼？

葉安慈 我願意的，姨媽。只要，只要……

祁老太太 你不要這樣，只要，只要，我知道你還是丟不開，你是不願意和我一起回去。

葉安慈 不，姨媽，我願意。

（那邊開出來又是紅。）

祁老太太 來，陶先生，把錢拿來，多少？

陶克勤 四萬塊。

祁老太太 好，兩萬給你來，祁貴，這一萬是給你的。陶先生，你瞧，那邊一個人，像是生病的一樣，面色多

難看，快去給一千塊錢給他。還有，那邊一個，簡直是叫化子，去，也給他一千塊錢。

（這時男乙賭得輸完了，站起點一枝煙，走出來。）

祁老太太 快快，這個人真可憐，我看他輸了，快去送一千塊錢給他。陶先生，送去給他！

陶克勤 (追上了男乙) 喂, 先生, 這位老太太送你一千塊錢。

男乙 (回頭怒罵) 放你媽的屁! (陶克勤退也。)

祁老太太 喂! 人怎麼這樣不識好歹! 你瞧, 陶先生, 這是怎麼有這麼多病人, 那個人不是害重病的樣

子麼? 快把這一千塊錢送去給了他罷。

祁駿佳 媽, 那不是什麼病人, 那是賭輸了的人。

祁老太太 放屁! 你看我花錢心疼麼? 告訴你, 我有心趁活着要把錢都花光, 一個也不留給你! (風聲

地) 你們替我走開! 陶先生, 我們再玩一會。

(第二場)

(幕落)

時 |

一星期後的一個晚上。

地 |

皇家飯店四樓四百二十七號, 陶克勤的臥室。

人 |

陶克勤

祁駿佳

馮允甫

葉安慈

景

陶克勤所住的房間，原來不過是祁公館的隨員所住的房間，所以格局比到二樓大少爺所住的房間要小多了。但是，一強將一下無弱兵，在皇家飯店，即使是較小的房間，也依舊是佈置得精雅宜人的。

陶克勤正坐在他的沙發椅上，祁駿佳站在他的面前，這情形剛和第二幕的相反，陶克勤顯得很驕傲，而那位大少爺却焦灼萬分，甚至向他乞憐求助。馮允甫很冷靜地坐在陶克勤對面的椅子上。

祁駿佳（親熱地）克勤，無論如何請你幫幫我的忙。我可以這樣說麼？我覺得奇怪，非常奇怪，那總是——總而言之，你對於我的家庭，你和我，你是——一句話，你的——你最能夠——。

馮允甫（冷靜地）噯，不是這樣說法，我的陶先生，你和駿佳都是自己一家人。他要說的，他是要請你——他誠心誠意的請你，幫他一個忙——就是不要讓他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我這樣說，因為我想——。

陶克勤 你們說的是什麼意思？我不懂。

馮允甫 因為我這樣想，我應該怎樣說呢？——你，是老太太的嚮導，她太可怕了，她要把她所有的東西都賭光！賭得一塌刮子精光！你看得很清楚，你看着她賭的。她那天第一次賭了，回到旅館，晚上戲也不要看，又去賭，這樣賭了一個禮拜，現在，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她輸了幾千萬了。她有一次嘗到了賭的滋味，就永遠不願意離開賭台。她是這樣的專橫，這樣的固執，她一定會把一切都拿來賭，漢巴郎輸光。現在的問題完全在她是一個不能和賭博離開的賭徒，離開一會兒就覺得難過，就要發脾氣。所以，所以——

郝駿佳 所以，我的家庭就一定要完全毀了！我不是她生的，她並不喜歡我，她恨我的母親。我坦白的告訴你，我的事情現在糟糕透了！你也明白的。如果她把大部分的，或者是全部的家產都輸掉，那麼，我們將變成怎麼樣？——我的弟弟妹妹，都不是她生的，他們將變成怎麼樣？再有，我將變成怎麼樣？克勤，克勤，我求求你救救我們。

陶克勤 我現在是站在什麼地位上呢？大少爺，你說罷，我怎麼能夠幫你的忙呢？

郝駿佳 噯，克勤，克勤，君子不念舊惡！

陶克勤 不是這個意思，大少爺，你得告訴我，我要怎麼做才成呢？

郝駿佳 你別再帶着她到處跑了，讓她自己去。

陶克勤 (冷笑) 我告訴你，她馬上就找到別人代替我！

馮允甫 (很快的插嘴) 不是這樣，不是這樣，千萬不要離開她一步，却是要去勸導她，引她到旁的路……

上去，這才是最好的辦法。無論如何，不讓她賭，替她想出一些和賭博相反的更有趣的事情來做。

陶克勤 這真是一個最難的難題目。馮先生，還是你自己負起這個責任來罷！

馮允甫（尷尬地） 噯，這個時候，我也沒有辦法的，所以來求教你。現在她一定不會接受我的勸告，但

是以後，或者——或者——

那駿佳 克勤，克勤，原諒我剛才所說的話，我完全昏了頭了。我一點也沒有怪你陪她去賭錢的意思，我真不知道話是怎麼說出口來的。我求你，我真的願意對你磕頭，祇要你能替我想出一個辦法來搭救我。像那些下等人所說的那樣，我叫你爸爸！因為你，只有你，才能夠搭救我！我們，我的弟弟妹妹——他們是你的學生，還有安慈，我，聿珺，還有馮先生，我們全體，都在求你——可是你明白了？還是沒有明白呢？你真的明白了？你肯不肯呢？

馮允甫 而且，駿佳一定感激你，一定要報答你的！

陶克勤 這是什麼話？這真是太豈有此理了！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當作是和你一樣卑鄙和陰險的。老實說，我已經和你們分開了。這是因為我厭惡你們，我早就很想能離開你們，省得多看你們那些無聊生活和惡劣的把戲。你們放心，我決沒有在我所厭惡的你們中間圖利的事實，這一點，是我的人格和你們的人格不同的地方。也許，你們連這一點也不能夠懂得，那麼，我且告訴你們，教你們放心，現在老太太大概是在賭場裏，而我在此地，在我自己的房間裏。今天下午，我已經嚴詞拒絕再陪她去賭錢，她任性地罵我，我把她贏錢時賞給我的錢全還了給她。我便回到這裏，我終

誓要離開你們，我再不願意看見你們！

祁駿佳 就是你恨我，但是，你不該也恨安慈，我知道的，你是愛她的，我真是求求你，克勤，克勤，再爲我盡一次力，我一定要報答你，會教安慈愛你的。

陶克勤 這更是胡說！我也願意對你表白一下，我現在對她所保持的感情是怎樣的：不錯，我愛過她，也許我現在還愛着她。我又不明白我現在是不是還愛着她，因此，我像煎熬一樣地痛苦着，我已經智窮力盡了。她便不愛我，她也不該這樣的糟踐我，不該這樣的蔑視我對她的表白，她明明是知道我是愛她的，這是她自動容許我向她表白的。我們當中的關係，真有點奇怪，我老早就看出她需要我的友誼，而且把我看做了她的很親密的人——她是故意的試探我，但是爲了別的什麼理由，總是有那一層隔膜，因此我們就陷到這種奇怪的關係裏去了。她並沒有真的拒絕我向她求愛，相反的，她有時倒希望我這樣做。我有的時候，也很明白，這是因爲她是需要一個男人的，故而有一種力量在推動她這樣做。因此她聽了我向她求愛的話，會故意撒嬌地向我大發脾氣，用蔑視和高壓的態度來使我煩惱，這樣她倒會覺得樂意。但是，她也明白啊，我沒有她是不能再活下去的，自從發生了那件事以後，我見到她簡直不能和她講一句話，我想到她就像要發軍一樣。她不是對我說過她需要我麼？這難道也是說了玩的麼？我的大少爺，你要知道，她的所以拒人於千里之外，豈不是爲了你麼？你怎麼能對我說出這樣話來？你是應該這樣講的麼？

祁駿佳 愛，你別說了。總之，克勤，你得爲我想辦法，救救我！我不能沒有聿珺，我不能讓聿珺到別人

的懷抱裏去！

陶克勤 我告訴你，我雖然厭惡你們，但是我倒也並不是不肯爲你們想一個什麼辦法，我告訴你，沒有辦法！

那駿佳 這真是什麼會事？要是在太平日子，這社會總得要有個秩序的！總得要保護一下這種可憐的不知死活的老太太的！這是什麼日子！這是什麼社會！

馮允甫 好了，大少爺，別說廢話！

那駿佳 什麼廢話？你瞧我，我要去把所有的事情都對她承認，我承認我愛聿珺，我非和聿珺結婚不可！我承認我亂花錢！我承認我欠了許多債！

馮允甫 你這不是提供了她許多證據？教她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和你斷絕關係，可以宣佈你對於遺產一點沒有份了麼？

那駿佳 什麼？我要把她從賭場裏拖回來，我告訴她，她把我們那家的臉給丟完了！在大衆之前丟自己的臉，丟我們那家的臉！我不許她賭！

馮允甫 (聳肩而笑) 好極了，你想去挨一頓打！

那駿佳 什麼？什麼？你們告訴我！我不能去報告巡捕房麼？告訴他們，這個可尊敬的，但又是可憐個的老太太，已經是發狂了！她要把她最後的一點兒錢都輸掉了！

馮允甫 你發瘋了！

(門上叩了兩聲)

陶克勤 進來!

(葉安慈推門進。全場驚訝。)

葉安慈 你們都還在這裏，姨媽已經走了。

邢駿佳

(驚跳起來) 怎麼走了?

馮允甫

葉安慈 (差不多不望他們) 是的，在賭場裏把最後的錢都輸掉了，後來，又由我去問呂成德借了些錢。

下船走了。

(邢駿佳大叫，衝出門外，馮允甫追下。葉安慈却走到那邊的沙發椅上坐了。)

陶克勤 (走向她) 安慈，我覺得我們彼此之間，開誠布公的機會已經到了。我要對你說，我站在這裏。

我一定要問你……

葉安慈 (沒有看他) 你別問我!(拿出一張信紙來) 讀這封信罷。

陶克勤 (顫抖着，讀出信中的幾句來) 「……安慈，我一切都是爲了你……我是永遠的關心着你，侍

候着你。」(讀完了信，把信摺起，交還給葉安慈) 噢，原來是這樣，那麼，你前回所說的欠了一個人的債，

就要給還，就是欠他的了，原來你是欠呂成德的債?

葉安慈 是的。

陶克勤 很好，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一個大學教授（狂笑）好極了，你的自尊心到那裏去了？你不過是棟人出賣，家庭教師呢，不賣！大學教授呢，賣！這是多麼高貴的自尊心啊！

葉安慈 （頹然地倒在沙發上）唉，克勤，你爲什麼要這樣的傷害我，你們都是一樣混帳的人，你自己想想，你們是站在怎樣的觀點上看女人的啊。我是一個可憐的人，我並不是爲的自己，我爲了要維持，我是痛苦的！告訴你，我恨極了，可是我沒有法子，我恨他！

陶克勤 那麼，你爲什麼不去罵他去罵他！你却來對我說，你是什麼意思？

葉安慈 我原來不會把你當作和他是一樣的人啊！

陶克勤 很好，那麼，你讓我去做，我要去打他的耳光，睡他！

葉安慈 （笑了一笑）胡說八道，他只要告訴你，首先把那筆錢還了給他，就是。那比打你的耳光，睡你還要利害！

陶克勤 （咬牙切齒）不錯，問題是，怎樣有十萬塊錢？我們不能希望在這地板上拾到這十萬塊錢的。

聽着，你說，你對於那位呂成德先生的意見怎樣呢？你是不是愛過他呢？

葉安慈 （輕蔑地冷笑）你看你多麼自卑自賤！你自己真以爲你是家庭教師，他是大學教授，你願意我真像你所想的那樣，會爲了他而捨棄你麼？

陶克勤 （直跳起來）那麼，給我一個鐘頭，一切的事情只給我一個鐘頭，你一定要在還裏等着我。你明白嗎，只要留在這裏一個鐘頭就夠了！

（陶克勤沒有等她的回答，就衝了出去。）

葉安慈 克勤！克勤！

（陶克勤已經走了。她站起來追到門口，但又立住了。走了回來，頹然地坐在沙發上，兩手撐着頭，兩眼向前直視。燈光昏暗了。葉安慈一直保持着她那樣的姿勢，直到好一會之後，燈光又轉亮了。陶克勤推門進來，他蹣跚而進，像一個小偷兒一樣。一看見她還坐在那裏，他就筆直向她走去，忘掉了關門。走到了她的面前，急遽地從身上的一種袋裏，掏出了大疊大疊的鈔票來，葉安慈矇目地望着他，他掏完了最後一疊鈔票。一齊堆放在葉安慈的手邊。）

陶克勤 兩千萬！兩千萬！我贏了兩千萬！

（陶克勤興奮地在地上用急促的步子走來走去。又跑到葉安慈身邊，把那些鈔票捧到桌子上，著手整理這些鈔票，把文票和鈔票分類放着。於是又站起來，走來走去，忽然看見那門是開着的，惶恐地衝過去把門關上了，而且上了鎖。於是又走到桌子邊去數鈔票，最後，走到床底下，去拖出一隻小提箱，把裏面的東西全倒在床上。）

陶克勤 安慈，我可以把這些錢放在這裏面，直到明天麼？

（葉安慈一直保持着她的老樣子，一聲也不響。祇是她的眼睛却跟着他的每一個舉動。漸漸地，好像在她的臉上浮現出一種憎恨的表情來。）

陶克勤 （從桌上拿起一疊鈔票興奮地走過去）安慈，這裏是十萬塊錢，——也許還多一點。拿去，明天把這些錢扔到呂成德的臉上去罷。（葉安慈沒有接他，也沒有回答，祇是望着他。）或者，如果你答應的話，

讓我明天自己拿去給他——是的，明天一早要我去麼？

（葉安慈大笑起來，長久放縱而瘋狂地笑着，漸漸的那笑醜轉成了好像是諷刺的嬉笑，於是不笑了，僵促着她的眉頭。）

葉安慈（鄙夷地）我不想拿你的錢。

陶克勤 爲什麼不爲什麼不拿安慈？

葉安慈 因爲我的習性不願意無緣無故的接受別人的錢。

陶克勤 但是我把錢來送給你，是出於友誼，同樣，我也把我的真的生命奉獻給你。

葉安慈（對於他的計投以一個長久的疑問的脫視，好像在深刻地細察他的底細，於是微笑了）你給我的太多了，像呂成德那樣的愛情，值不到十萬塊錢呢。

陶克勤 啊，安慈，你怎麼能夠這樣說呢？（帶罵地）我可是呂成德那樣的人麼？

葉安慈 你麼？突然大叫）啊，我恨你！是的，我恨你，我愛你並不會比愛呂成德更愛的。（她埋頭在自己的手掌中）買我？你想麼？你想，你可用十萬塊錢像呂成德一樣的來買我麼？（她哭起來，嗚咽幾不成聲）

陶克勤（拉她的手，雙膝跪下，吻着她的手，抱着她的腳，又吻她的腳）安慈！安慈！安慈！

（葉安慈的歇斯由里的情緒漸漸的平復了，把雙手放在陶克勤的肩頭上，很久地注視着他的臉，她的面容是灰暗而久望，漸漸的，有一個微笑浮動了，她把他拉了起來，在她面前站着，她又把他推開了，忽然，她站起來，投

知道。(她停了一會)他們是多麼可憐啊!我是怎樣的替他們擔憂啊!我是多麼替娥娟擔憂啊!可是,你要在什麼時候去替我把他殺掉呢?把那個呂成德殺掉呢?你大概沒有想把他殺掉過罷?你這個傻瓜,你以為我真的要你去殺掉他麼?你也不會殺人的。(她又破涕為笑)你真是個大胡塗蛋!你去向那個寧波大老官說話的時候,我一直望着你,我坐在那兒望着你。我看着你是多麼不願意走上去啊!啊,真好笑死人了!

(於是,葉安慈抱着陶克勤,撫摸他,吻他,又把她的臉緊緊的偎在他的臉上。而陶克勤一直沒有看她,也沒有觸她,他好像迷惑得昏眩了過去一樣。她偎着他好一會,漸漸的好像清醒了,於是,她好像喫驚地望着桌子上的錢,陶克勤疲倦地望着她。她站起來,走到窗邊去揭開了窗簾,推開了窗,外面在下着雨。她把兩手托着後頸,向着窗外,深深的呼吸着,站了一會。突然,她從窗畔回轉身來,走到桌子旁邊,用無限憎恨的眼光望着陶克勤。)

葉安慈 (憤憤地顫抖着嘴唇) 噯,你可是要把十萬塊錢交給我麼?

陶克勤 安慈,你爲什麼說了又說?

葉安慈 那麼,你已經後悔了!哈哈!你答應了我,又後悔了麼?

(陶克勤走到桌子邊去,把那兩疊鈔票遞給她。)

葉安慈 那麼,這錢是我的了?是不是我的?(把鈔票接在手裏掂着。)

陶克勤 是的,永遠是你的!

葉安慈 那麼,很好。現在,把你的十萬塊錢收回去罷。(她舉起了那兩疊鈔票向陶克勤臉上擲去,擲了他一

面，飛散滿地。她立刻跑去開了門，走出去了。

陶克勸（追上去，追到門口）安慈！安慈！

（幕落）

（第三場）

時——

次日清晨。

地——

皇家飯店二樓，二百〇三號，貝聿昭的臥室。

人——

貝聿昭

姆媽

陶克勸

旅館賬房先生，侍役。

景——

臥室略略斜置，有兩扇門。正中是一張大床，位置也因房間的角度而略斜。床上有人睡著。燈亮著，窗簾低垂，從略

開的罅隙中透進一線半明的曙光來。可以依稀看得房中陳設的奧皇舊風。

姆媽從一端推門進來，手中提了一隻皮箱。隨手把燈開了。房中大明，益發顯出牠的富麗。姆媽放下了箱子，走到床邊，把睡着的貝聿瑤搖醒。貝聿瑤睡眼惺忪地從蜜色緞子的被中探出了半個身子，還帶着纒醒的慵困；便把手支着頭倚在枕頭上。她露出一雙微帶褐色的健康的肩膊，那肩膊上披着一襲白紗的夜服，飾着花邊，浮腫般地襯出她的皮膚的黑色來。

姆媽 聿瑤，聿瑤，怎麼這樣貪睡？搖醒了她，便在床沿坐着。你看我整夜的收拾東西，眼瞓也沒有闔過，你要是延誤了時光，今天又走不了。

貝聿瑤（嬌慵地）姆媽，幹嗎這麼要緊？就今天走不了，明天走也成。

姆媽 你這個蠢丫頭。總是那麼拖拖延延的！你曉得這一個夜裏，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那個老太婆，輸了幾百萬，昨天晚上已經下船動身了。這位大少爺急得要命。你要是在這裏，等會兒還得看他的瘋瘋顛顛的怪樣子，不是多惹麻煩？還有，總之越早走越省事，要給他來糾纏下去，那麼，人家說起來也難聽。

貝聿瑤 我可不管這些事情。

姆媽 你怎麼能夠不管？說起來總是和你有關係的。

貝聿瑤 姆媽，你想現在這麼早，船還要到夜裏開。

姆媽 你這個傻丫頭，我和你表哥早商量好了。我們七點鐘從這裏出去，人家會以為我們是上火車站趁火車去的，那個蔣三大少爺要去追我們，也得趕到火車站去找。是不是？再有，表哥已經替我們弄到了三張船票，一張你的，一張我自己的，這條船再好沒有，本來是昨天晚上開的，可是沒有裝好貨，得今天上午十點鐘模樣開船。我們從這裏出去，裝作像是到火車站，半路上我們折回到表哥家裏，邀了他一同上船。

貝聿瑤 他也去麼？

姆媽 他也去。他要把那位大少爺的抵押品帶了走，省得再和他嚕囂。你得起來了，時候已經不早了，還是早點弄舒齊的好。

貝聿瑤 姆媽，我倦極了！

姆媽 噯，快起來，快起來。你真不知道這旅館裏昨天一夜鬧得天翻地覆。那個老太婆的事情已經夠哄動人的了，還有一件事，那個家庭教師陶克勤，昨夜裏也幹出驚天動地的事情來，旅館裏人人都在傳說着，而且帳房間已經打掃了那間老太太的隔壁的大房間，就是前回那位錢部長住的房間，預備請他搬進去住了。

貝聿瑤 怎麼那傻小子出了什麼花樣？

姆媽 什麼花樣？聽說他昨天夜裏贏了很大一筆錢，有好幾百萬。連賭連贏，真是財星高照，押什麼就

開什麼。贏到賭場都封關了。換一張檯子再賭，再贏。再換一張檯子賭，又贏！

貝聿瑤（聽得有了興趣，大笑起來）啊呀！這個傻王八旦！

姆媽 你知道，下面還有有趣的事情哩！你知道那個大少爺的表姊麼？她昨天夜裏在陶克勤的房間裏差不多耽了一整夜，一直到半夜裏快天亮的時候才出來，頭髮也是蓬的，衣服也是亂的，冒着雨跑出了旅館，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

貝聿瑤（在床上直坐起來）她麼，那個葉小姐麼（狂笑）好得很，平時那麼會擺架子，倒也會趁風打劫，哼！我老早就看得穿她！我老早就看得穿她！

姆媽 你不要說別人，我倒只是想你看罷，人家的心眼兒多活！一看情形不對，馬上就見風駛舵。說一句真話，我們做女人的，要是沒有這一手，不喫死了人家的虧？

貝聿瑤 我倒要瞧瞧那個陶克勤，發了財變了什麼樣子了。

姆媽（遲疑地）你還是起來不起來？

貝聿瑤 姆媽，我要吃點東西。

姆媽 死丫頭，你要喫什麼，喫點餅干好不好？

貝聿瑤 不，我不喫餅乾，叫點什麼來吃罷。

（姆媽站起來去按電鈴。侍役上。）

姆媽 弄點三明治好麼？兩客。還要什麼？你說罷。

貝聿瑤 咖啡！咖啡！（侍役銜命欲退）不，你回來，先給我端兩杯白蘭地來。

（侍役退。）

貝聿瑤 我的好媽媽，遞一枝香煙給我罷。

媽媽 死丫頭，還賴在床上，要我來服侍你（遞一枝煙給她，自己也點了一枝，替她也點着了）。

貝聿瑤 （吸一口煙，昂首頭吐出一個個圈圈）像葉小姐那樣的人，我總是看不入眼，她那麼驕傲，那麼自大，誰教她自己也會做出這種不要臉的事來！媽媽，我真想看看，那個傻頭傻腦的陶克勤現在變成怎麼一副樣子了。媽媽，你去找他來好不好？（叩門聲）進來！

（侍役端杯壺托盤和酒進。）

貝聿瑤 放在床上，放在床上。

（侍者把托盤的腳張開，在床上支好，鞠躬退。）

貝聿瑤 媽媽，來喫呀！來喫呀。

媽媽 你難道要自己去看陶克勤麼？你剛才還笑葉小姐。

貝聿瑤 我可不去。媽媽，你去找個法子把他叫到這裏來罷。

媽媽 我怎麼能去？

貝聿瑤 好，那麼，好媽媽，喝了這杯酒罷，我們又要和皇家飯店告別了，我們又要和上海告別了。
媽媽（吃着三明治）你喝罷，我早上可喝不慣酒。

貝聿瑤 (乾了兩杯) 姆媽,你說,表哥這回弄到了多少?

姆媽 這還沒有個數目總而言之,老馮和善謀把這位大少爺所有的分草了。

貝聿瑤 善謀這個人沒有良心!

姆媽 你怎麼說?

貝聿瑤 他還對着我替那駿佳吃醋呢!

姆媽 傻孩子,這倒是他真心的愛你呀!

貝聿瑤 我不要他愛我,誰都對我說愛我,我不希罕他們愛我。

姆媽 你說的話會是真的說出來的麼?

貝聿瑤 姆媽,我不吃了。你剛才怎麼不叫丫丫拿兩個蘋果來?

姆媽 鬼丫頭,你怎麼不早說?

(她站起,按電鈴,一役推門進。門啓處,姆媽看見了陶克勤剛從門口走過,她便追了出去。)

姆媽 (在門外的聲音)陶先生,陶先生!

陶克勤 (在門外的聲音)姆媽,貝太太有什麼事麼?

姆媽 (在門外的聲音)你來,我們聿瑤請你呢!

侍役 小姐,要什麼嗎?

貝聿瑤 不,你把這些都收了罷。

（姆媽陶克勤進，侍役收拾盤盞退。）

貝聿瑤（笑起來）嘻嘻，你瞧，這就是我們的陶先生啊！快來罷，你這個傻瓜！你贏了一大堆錢是不

是好極了，讓我瞧瞧你罷，我最喜歡看贏了錢的人了！

陶克勤（望着她，微笑着）是的。

貝聿瑤 贏了多少呢？

陶克勤 一千萬！

貝聿瑤 啊，真不錯！你是多麼傻啊，爲什麼不走過來一點兒？我要你請客，好麼？

（陶克勤走到她的床邊去。）

貝聿瑤（愉快地笑着）我的好孩子！你高興麼？

陶克勤 那是另外一會事。

貝聿瑤 你瞧，我要起來了。請你替我找找我的絲襪，替我把絲襪穿起來罷。那末，你就可以學會怎樣

替女人穿絲襪了。我告訴你，我正要離開上海。

陶克勤（找着絲襪）今天走麼？你昨天晚上脫在什麼地方的？

貝聿瑤 你在腳頭找罷。對了，半個鐘頭之後就走。

陶克勤 怎麼找不到這裏沒有。

貝聿瑤 啊呀！你真笨，笨得像一頭小牛一樣！我帶你到香港去罷，把被擡起來啊！唉，對了，替我穿起來

罷。

（貝聿瑤從裏面了出來，坐在床沿上，舉起一隻美麗的眼。陶克勤笑了，走上去，屈一膝，替她穿襪。）

貝聿瑤 對了，往上面拉。如果我帶你一道去，你覺得怎樣？我剛好有三張票子，一張我，一張你，一張媽媽，你是一個有錢的人了，你就該學得聰明一點。最主要的，你要這樣多的錢有什麼用，你又不懂得花！還是讓我來替你花掉牠！到船上，你先得給我五百萬，然後我們一同到香港去，我們同住在一起，上海的天氣快冷下去了，還是到香港去暖和，舒服，並且，我要教你看見那滿綴着電燈的山峯，像繁星密佈的天空一樣。教你看見那碧藍的天，碧藍的海，是的，你可以看見你的眼睛裏從來也沒有看見過的女人。

陶克勤 你別說了，要是我給你五百萬，那麼我自己還剩什麼？

貝聿瑤（換一條腿給他穿）五百萬就夠了麼？你那另外的五百萬也得給我呢！這樣，我就可以住在你的房間裏，住一個月，也許就是兩個月，也許再長久一點也行。但是，現在的一千萬用不到兩個月以上的。因為，你看罷，我是一個好孩子，而你，你是一個——你一定要相信我的。

陶克勤 怎麼？你的意思是說我們應該在兩個月當中，把全部的錢花完麼？

貝聿瑤 當然。你可是奇怪死了麼？愛，你這個傻瓜啊！那一個月的生活，要比你從前所過的生活不知道好多少呢！一個月之後——我們就分開，愛，你不懂！替我走罷！走罷！你這個傻瓜真是傻瓜一枚！——怎麼，你願意做麼？

(陶克勤替她穿好了第二隻襪子，他捧起她的腳，想吻她，她立刻縮回了，用足趾把他的額上一踢，陶克勤跌倒在地。貝聿瑤跳了起來，提着他的領子，要拎他出去。)

貝聿瑤 我的好人，你替我走罷！我在這裏等着你，你如果要去的話，我十五分鐘之內就動身了！(她一直拉到門口。)

姆媽 (在一旁叫) 聿瑤！聿瑤！你怎麼這樣小孩子氣！

(有人敲門，貝聿瑤放下了手。陶克勤狼狽地站着。)

貝聿瑤 進來！

(旅館帳房進。看到房中的尷尬情形，垂手而立。)

帳房先生 我是，我是，我是來請問一聲陶先生，三樓有一套房間，陶先生要不要搬下去？

陶克勤 (站在那裏想了一會，堅決地駁出來) 不！請你馬上開一張清賬給我，我十分鐘之內就要走了。

(旅館帳房鞠躬退。)

陶克勤 好，到香港去，到香港去！一個人總要到香港去一輪的。

貝聿瑤 (雀躍起來) 好，好！走罷，我們要到香港去花掉一千萬，你要像一個小太子一樣的享福。我要來服侍你，把你介紹到最上層的社會裏去。介紹你認識所有的花一樣的女人。當我們把你的錢用完以後，你可以到澳門去賭，你可以再到上海來賭，把所有的賭場都弄得破產！你知道麼？一個人要勇敢！要勇敢！你放心，我不一定是爲了想你的錢才勸你到香港去的，我自己也很有錢的，你

知道麼？

陶克勤 可是大少爺呢？

貝聿詔 大少爺麼？我昨天已經吩咐他讓我今天多睡一會，他一定聽我的話的。他一定聽我的話的。等他來看我的時候，這可憐的東西一定要發覺他的小鳥兒已經飛掉了！如果他有翅膀，就讓他追上來罷！

(幕落)

第
四
幕

時——

一個月後。傍晚。

地——

香港。一座山間的別墅的客廳裏。

人——

陶克勤

貝聿瑤

余善謀

祁駿佳

馮允甫

姆媽

梁嬌麗——交際花，綺年玉貌。

鄭玉容——交際化，年事較梁嬌麗似乎略長。

陳名世——政界要人。約四十餘。

鍾仁源——富商。約四十歲。

鍾太太——鍾仁源之妻。年青而胖。

吉斗滿——詩人三十歲。

僕役二人。

景

一套連通的客廳，裏面的一間是餐廳，外面的是起坐間，今天供餐後起舞之用。中間的門（*Passage*）雖然敞開着，但門上裝着珠帘隔開，故而裏面餐廳中的人們的動作，祇依稀可辨。（如因蓋小則可用厚幔隔開）外面的一間才完全露出在臺上，室中陳設都放在很靠邊的地方，中間留出較空敞的地方，供起舞之用。蓋的一角，安置着一架巨大的兩用的落地收音機，另一角，有一架鋼琴，琴旁有一個花瓶架子，架上放着一隻巨大的古瓶。

余善謀與姆媽同坐在長沙發上。

余善謀 怎麼這小子的錢用了這許多時候呢？

姆媽 一個多月，時候也不算多呀？

余善謀 聿珩不捨得替他用麼？

姆媽 唉，這倒是沒有的事。你知道麼？老實人也會玩花巧，他贏了兩千萬哩！

余善謀 噢，那麼是他自己又說出來了？

姆媽（笑）大概是這小子也有點捨不得離開聿珩，所以祇好說出來。

余善謀 倒看不出他也會有這一手。現在怎麼樣了？他是不是還有錢瞞住聿瑤呢？

姆媽 這小子很難說，不過照聿瑤說起來，大概也祇有這一點了。現在也快完了。克勤這個人真有點奇怪，他的錢全交給了聿瑤支配，聿瑤每天給他一千塊錢的零用，他好像不大用，不過過了幾天，又隨手花了，好像並不是真的不捨得用錢，倒是從聿瑤手裏拿不到錢，祇好積上幾天，一次似的。

余善謀 (笑) 唉，也可憐得很！

姆媽 總之這傢伙是個傻蛋，傻得很。

余善謀 對了！我要告訴你一個新聞。你知道，聽說那個人來了，到香港來了，你一定想不到，說出來你會嚇一跳的。

姆媽 誰？

余善謀 你猜罷。

姆媽 沒頭沒腦的從那兒去猜，你還是說了罷。

余善謀 好，我就說，那駁佳。

姆媽 (真的嚇一跳) 啊？！他！

余善謀 對啦！他現在又鬧啦！

姆媽 不是你上回說起他發了神經病，到你那兒去哭哭啼啼的，後來自殺了麼？

余善謀 不過並沒有死，現在還活着，而且到了香港，而且闊啦，而且那個老太太又說是病得快死啦！這會真的要死啦！

姆媽 那個傻不利基的大少爺，祇會做大小爺罷了，老太太沒死，他闊什麼？

余善謀 噯，姆媽！你這不是說傻話麼？現在就是他這種人會闊，他的底子好。你想，他的爸爸做了這麼多年的督辦，手下的人多少？兒子要出來混，那裏還愁沒有路麼？今天中午，那個陳局長請客，我遇見了他，也在座，穿的軍裝，現在是中將參議。他們還跟我介紹，大概他還有點兒神經，看見了我，半晌講不出話來，忽然抓住我的肩膀，接連的問聿珩在什麼地方。我告訴他了。

姆媽 他要找來怎麼辦？

余善謀 這有什麼關係？我今天還請了他，他急得馬上要來，我怕他來得太快了，你們沒有個準備，所以沒把地名告訴他，先來告訴你一聲，然後，等下去把他帶來。

姆媽 你也太匆忙了，你想，克勤也在這裏？

余善謀 那有什麼關係？我想，他反正早晚就得要走的了，祁大少爺一來，正好催他動身！

姆媽 萬一攪得不好怎麼辦，今天有這麼多客人！

余善謀 啊，你放心，聿珩在這許多地方，你真不用替她多耽心的了！姆媽，你去告訴聿珩我去帶他來。（站起來欲走。）

姆媽 慢着！（余善謀站定）好，你去罷！

（余善謀微笑，退。姆媽坐着看他出去了，正待站起來走去找貝聿瑤，貝聿瑤拉着陶克勤的手臂進。）

貝聿瑤 我的好人兒，你真的不生氣麼？

陶克勤 不不，我不過有點兒疲倦就是了。（自去在沙發上坐下。）

貝聿瑤 （親熱地坐到他沙發的圍臂上去） 你看罷，要是你會算算帳，我就高興了。我的守財奴！我希望

你一天到晚拿了你的自來水筆，帶一本小簿子，跟在我的後面，把我所用掉的錢和剩下的錢記下來，算一算，那麼你就知道我是多麼替你省錢了。告訴你，我的守財奴！我是因為愛你，才這樣和你省錢，我們有過這樣的約定，用完了錢，大家分手，可是不捨得和你分手呀！所以我和你這樣的省錢，這你總明白的，你不能這樣的生我的氣！

陶克勤 我不生你的氣，已經說過好幾遍了。你對我說的話，也說過不知道有多少遍了！

貝聿瑤 你看，你的領結總是打不好！我每天給你打過，你總是自己弄壞了，來，讓我來再替你打一打，站起來，站起來啊！（陶克勤站了起來，她和他打着領結）你知道，為什麼我一定要買這兩匹馬，這兩匹馬比我們的好多了，這本來是英國兵營裏的馬，樣子又英俊，毛色又好！

陶克勤 我們的兩匹也本來是英國兵營裏的馬。

貝聿瑤 胡說！那才不是呢，那是印度兵營裏的馬。那裏及得上這兩匹？我所以要費這麼多的錢去買這兩匹馬，因為這是不容易買到的。

陶克勤 本來麼！英國兵營裏的馬怎麼輪得到我們來買呢？過了幾天，又變成印度兵營裏的馬了。

貝聿瑤 你瞧，你這個糊塗蟲！我自然有辦法去買來啊！我的守財奴！這是我喜歡的馬，本來我也可以用你給我的錢去買，可是我一定要用你的錢去買，因為既然是我喜歡的，就應該由你送給我才對。打好了，我們到那邊去坐。（他們換了長沙發坐）你知道，馬的價錢越貴，要賣掉的時候也越容易脫手。現在的一匹是十六萬，兩匹一共卅二萬，要是賣出去的話，兩匹馬一共賣二十萬誰都搶着要。

陶克勤 對了，對了。這樣，這兩匹馬就應該一定去買回來。這兩匹馬確實不錯，樣子也好，毛色又純，我們的一輛馬車用不到四匹馬拖，所以我們還得再買一輛更精巧玲瓏的馬車。如果你買到了馬車，我真是快活死了。要是以後你看這馬又有點像起印度兵營裏的馬來了，那麼，再想辦法去買英國兵營裏的馬，你自然有辦法買的。馬買得多了，我們不要再買車子了，我們來練騎兵。可是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別再說給我聽好不好？

貝聿瑤 啊呀，你這個有趣的好孩子，你簡直是一個太子的派頭。那末，你不生氣麼？

陶克勤 不，我為什麼要生氣？你對於你所喜歡的，要想得到的東西，都能講頭頭是道的，而且，你又是這樣的能幹，你要是心裏想做什麼，你一定做得得心應手。是的，我很了解你，我十分明白，你把排場越弄得大，你的活動的基礎就建立得越好，因為你需要這樣的基礎，如果沒有這樣的基礎，你就沒有辦法去賺你的幾千萬幾萬萬的錢了。至於我的兩千萬，那不過是一點一滴，給你下些本錢罷了。

貝聿瑤（裝出生氣的樣子，其實是驚惶）啊啊！你是這樣的一個人啊！但是，你到底是真的懂不懂？你，我的小寶貝，雖然你從前不過是一個人家的家庭教師，現在可不同了，現在可做了皇帝了，我會替

陶克勤 你生下個小太子來呢！你可是擔憂你的錢用得太多麼？

貝聿瑤 不，一點也不！越快越好。

陶克勤 但是，你，你這個浪子，你太捨得花錢了，這樣把錢花完了，往後怎麼再能有這些錢呢？

他幾千萬。

貝聿瑤 是的，是的，那是的——這就偉大了！啊，我知道你賭起來一定會贏錢的，並且，在你賭贏了錢的時候，你一定會帶了錢仍舊回到我身邊來的。如果這樣——你一定更使得我愛你了。打那個時候起，我就要打定主意永遠的愛你，永遠不對你不忠實。你看罷，我從前不會愛你，這是因為我不會對我表示過真的愛情，可不是麼？你應該再有進一步的表示的。我完全信託你，因為你是我的最知情識意的好朋友。

陶克勤 你扯謊！我何嘗不會看見，你同你那表哥的一手玩意兒，有一天你們在這間房間裏的那副親熱的樣子，我都看見了。

貝聿瑤 啊啊！可是你——

陶克勤 是的，你撒謊撒得非常好。我看到的事情當然不止一個余善謀，可是，你怎麼可以以為我已

經生了氣呢？你這個骯髒的東西！我告訴你，就是你現在把他們都帶了來，在我的面前再肉麻一點表演給我，我也會忍受着，決不會發脾氣把他們從這兒趕出去！只是，你要記住，我實在不喜歡余善謀這個人，你如果還爲我留一點餘地，不要把我的錢全給了他好了。你聽見沒有？

貝聿瑤 你說，你說，你真說，你並不真的生氣麼？你是一個真正的思想家，可不是嗎？是一個真正的哲學家（抱住他）啊，很好，我愛你！我愛你！我真愛你！你是——你會滿意的。

（男僕甲進。）

男僕甲 小姐，陳先生和梁小姐到。

貝聿瑤（從沙發上跳起來）快請他們進來。（男僕退。看見陶克勤站起來要走下去的樣子）怎麼？克勤，你走到那兒去？你看你這麼多時候了，還是沒有學會招待客人。這是到你的家裏來的，你得做主人啊！

陶克勤 我疲倦死了。

姆媽 陶先生，你招待一下。聿瑤，來，我有話和你說。

（貝聿瑤隨姆媽退。陳名世和梁嬌麗從另一扇門進。）

陳名世 噢！好極了，好極了！（走上來和陶克勤握手）陶先生，你好？貝小姐呢？怎麼今天倒是梁小姐和我先到了？好極了，好極了，真是好極了！

陶克勤（簡單地）歡迎，歡迎！請坐，請坐。

梁嬌麗 陶先生，你看這位陳局長討厭不討厭，他一定要我認他做哥哥，叫我做妹妹。你看，還怎麼成！

陶克勤 對了，這怎麼成！

陳名世 （拉着梁嬌麗坐在一張沙發上） 嚶，我的妹妹，這是我們兩個人的事，你不要逢人便訴，倒教我
有點不好意思了。哈哈，克勤兄，你說是不是？

陶克勤 對了，這是你們兩人的事！

梁嬌麗 他是胡賴，我可不答應。陶先生，你看，他這麼大年紀了，我怎麼會有這麼大年紀的哥哥？陶先生，我應該叫他爸爸，你說是不是？

陶克勤 對了，你應該叫他爸爸！

陳名世 嚶，這怎麼成？這怎麼成，我怎麼有這樣的福氣！我一定要你做我的妹妹！陶先生，我一定要她
做我的妹妹！

陶克勤 對了，還是做妹妹的好！

梁嬌麗 怎麼？陶先生，你總是順着人家的嘴說話！這不成！

陶克勤 對了，這不成。來，請抽一支煙罷。（敬兩人的煙，却單點着自己的——他已經學會了而且習慣抽煙
了——便把火柴滅了。陳名世取身畔的火柴和梁嬌麗點着了，然後自己點着。）

梁嬌麗 哼！我偏不叫你哥哥！

陳名世 嚶，這又何必！我的好妹妹，就叫聲我哥哥也不礙事，我這個哥哥決不會虧負妹妹的。
梁嬌麗 我不，我偏不！

（男僕甲乙上，甲進茶，乙以托一盤高腳杯的酒上，至兩位客人的面前，讓他們各取了一杯，後把酒盤置樹上，退，梁嬌麗把酒置几上，陳名世呷了一口。）

陳名世 這酒很不錯，這樣陳的酒至少是——至少是——

陶克勤 這都是聿瑤自己去辦的。

陳名世 對了，對了，好極了！好極了！真好極了！陶先生像你這樣的人，真算得是天之驕子！美人醇酒，醇酒美人，真所謂享盡人間的艷福了！

（僕甲上。）

僕甲 鍾先生，鍾太太到（退）。

陳名世 （站起來）好極了，好極了！真好極了！（鍾仁源與鍾太太上）仁源爺多日沒見，近來更發福了，想必生意上非常得意！嚶好極了，好極了，真好極了！

梁嬌麗 鍾太太，您好麼？您看我先來了，快到我這裏來坐。

（陶克勤也上來招呼來客。鍾太太被拉去與梁嬌麗同坐。僕乙端茶上，放好，又進酒，——以後客至動作類是，不再頻舉。）

鍾仁源 嚶陳局長，您好說，這會的事，多虧得您幫忙，小弟是感激不盡，至於那一點小意思，不過是給弟兄們買杯酒喝，這無論如何是不能客氣的。

陳名世 嚶不是這個意思，我兄弟辦事，素來是主張清公事，應該怎樣就怎樣，不能破例。這是頂重要

的。至於您的意思，自然是好極了，好極了，實在好極了。

鍾仁源 噯，你的意思極對。小弟是心裏有數，心裏有數。（呷了一口酒，繃了繃眉頭）怎麼，這是什麼新牌子，我們喝慣了斧頭牌的，味道實在吃不上口，怎麼？這酒是那兒買的？

陶克勤 這都是聿瑤自己去辦的。

鍾仁源 噯，貝小姐還不內行！等幾天我送些給你們嚐嚐，陳局長，過幾天我一定送到您府上。

（貝聿瑤上）

貝聿瑤 啊呀，你看，我剛到裏邊去轉了一會兒，你們都來了，我還不知道。鍾先生，你說送什麼給我呀！

鍾仁源 噯，我說的酒，貝小姐，你下次千萬別隨便到市上去買酒，市上買不到好的，而且現在還有冒牌貨。我有真的斧頭牌很多，而且攔在自己家裏也攔了快十年了，顏色黃得像琥珀一樣，一上嘴就會知道那是陳透了的。不比這些酒都是上了顏色的。

貝聿瑤 像你這樣的大老闆都把酒藏到家裏去，叫我們上那兒去買酒呀！

鍾仁源 這有什麼買不到，現在祇要化錢，什麼都買得到，我昨天買了一打 *Orange* 的橘子，也祇有化了十五萬，因為是熟人，還特別便宜，祇合到一萬二千五百塊錢一隻。

貝聿瑤 行，行，行，我瞧你明天送酒來給我罷！

（僕甲上，報吉先生吉小姐到。吉斗滿和吉靜妮隨上。）

吉斗滿（趨向貝聿瑤）啊！我的安琪兒！我的人世間的最高的讚美，諸位，我們的青春將因當前的美

人而戰顛！貝小姐，我致心朝禮，帶給你以滿懷的祝福。

貝聿昭 我的詩人，你的長詩寫得怎麼樣了？

吉斗滿 我不是什麼詩人，我是一個男人，我是一個道地的男人，真正的男人，百分之百的男人，純粹的男人，男人中的男人，特別更是女人中的男人（低聲地，慨歎的調子）如果我不是一個男人，我的詩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的呢？如果不是爲了女人，我的詩又是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的呢？（忽然提高了聲音快板）貝小姐，當我看見了你，我的長詩就化成了一片一片的碎片，像一架架的高架電車，沉下了海底。於是乎我就染上了魚的悲哀。世紀的風啊！戰爭與和平的馨風尼啊！讓美人的乳房，當作你的溜冰場罷！

吉靜妮 哥哥，你的兩萬行的長詩不是昨天已經寫好了，說是要讓鄔先生的雜誌拿去發表麼？

吉斗滿 不，我決不讓他拿去發表，這位鄔爾萊先生不接受我的勸告，我說，你的名字帶上了很濃厚的英美氣味，應該改我替他取了一個新的筆名，姓索，名字叫苔斯，這索苔斯不是比鄔爾萊好聽得多了麼？他偏不接受，我就拒絕讓他的雜誌發表我的詩。再則，我爲什麼要這樣快的拿出去發表？這是我的靈感來潮中的傑作，從上個禮拜到今天，地球在這空虛而蒼白的太空裏轉了七次，我才把他完成。可是，我要很慎重的在更多的悠長而寂寞的日子裏把他修改，直到他每一個字都成爲音樂，都帶上遼遠的風沙之外的駝鈴的聲音和色調。我決不給他發表，我決不給他發表。我希望在座的諸位，都會給我寶貴的貢獻，我將要舉行一次招待諸位的晚會，陳局長，你應該以

你看政局的眼光來看我的詩，鍾先生，你應該以看金錢的眼光來看我的詩，貝小姐（鞠躬）以及在座的諸位小姐和夫人（鞠躬），請你們以看男人的眼光來看我的詩罷，我以爲祇有你們，才能夠真正了解一個真正的男人的悲哀。而我最親愛的陶先生，我希望你也讀他，我知道你是有一種惡劣的必需糾正的偏見，你是不了解我的詩的，我特別希望你虛心接受他，像希望你接受受我的妹妹一樣，她是一位熱情的修道女，如果你能了解了我的詩，你一定會被靜妮的愛情燙死！

陶克勤（強壓住他的厭惡）請坐罷。

（僕甲報告貝小姐。鄺玉容登場，她先在門口站定，然後才笑了一笑，娉娉婷婷的走進來。）

鄺玉容 怎麼，陳局長，你先來了？我去找你的呢！

陳名世 噯，走岔路了！我也去找你沒有找到，好極了，好極了！

梁嬌麗 玉容，你過來坐。

鄺玉容 不，我先問他，爲什麼你昨天失了我的約？

陳名世 你不能怪我，我昨天是臨時有了公事。

鄺玉容 噯，貝小姐，你看罷，他們好像祇要說有了公事，就連早先的約會也可以不管了似的！

梁嬌麗 陳局長，你聽見沒有？在你要去辦你的公事之前，先該想一想是不是還有什麼一定不能失

約的約會！

鍾太太 我們的陶先生真是一個至誠君子。在我們當中，他總是很少說話。

梁嬌麗 而且呢，他要是說起話來，還會順着人家的話說。譬如你說太陽是從西邊出來了，他就說，對了，太陽每天都是從西邊出來的，你說，夜裏的太陽比白天還亮，他就說，對了，好像一隻兩萬枝光的電燈泡一樣。

吉斗滿 第一句話比較的有深刻的含義，第二句話的想像就平凡了。陶先生，你應該把夜裏的太陽比擬做一個男性，他因為追求月亮，所以直追到夜裏來了，而他的光是何其強烈啊！於是，月亮又偷偷的躲掉了。

陶克勤 詩人，你的太陽和月亮，對於我是一點也感不到興趣！

吉斗滿 這就是你對於詩缺乏研究的緣故囉，你應該學習詩，像你這樣的人，有說出太陽每天是從西邊出來的話的天才，學起來一定是很容易進步的。

陶克勤 我希望我不要被你的詩給悶死了。

吉斗滿 (站起來，抗議的聲調) 這是那裏的話！這是那裏的話！
陶克勤 (也站起來，面對着他) 這是唐伯虎的畫。

吉斗滿 這是怎麼會事兒？這是怎麼會事兒？

陶克勤 這是祝枝山的字兒。

吉斗滿 這，這，這，你說到那兒去了！

貝聿詔 噯，我的詩人，你別和我們的陶先生蘑菇了，他是胡扯大王！現在，善謀還沒有來，我們先跳起來罷。

陳名世 好極了，好極了，真好極了！

（貝聿詔走去把無線電拈開了。）

貝聿詔 我想，我們還是用唱片，比較隨意些。

陳名世 好極了，好極了，實在好極了！

（貝聿詔揀了一張唱片，唱起一支夏威夷曲來。陳名世與梁嬌麗，鍾仁源與鍾太太，吉斗滿與鄭玉容，雙雙起舞。陶克勤原坐在那裏，看看吉靜妮一人坐着，兩人的目光相對，於是也站起來去邀請了相借起舞。舞畢，大家鼓掌。散歸原座。僕進酒。衆舉杯互賀。）

鍾仁源 （端着酒杯）怎麼我們的貝小姐輪空了？這不行！這不行！我的太太，請你允許我和貝小姐跳一次好麼？

鍾太太 你去和貝小姐跳好了，還要問我麼？

貝聿詔 （差不多和鍾太太同時說出來）不，讓我開一會唱片，還是你們跳。

鍾太太 讓我來開一會唱片。

貝聿詔 不，我開！

鍾太太 我開！

(她們爭奪着，貝聿瑤已換過唱片。唱起“Check to Check”來。)

鍾仁源 (趨前) 貝小姐!

(貝聿瑤答應他邀請相偕起舞，陳名世等亦起舞。陶克勤却悶悶地坐着，沒有跳，因此場上連吉靜妮和鍾太太共有三人未舞。舞畢後鼓掌。)

陳名世 (與鄭玉容分開) 好極了，好極了，怎麼我們的克勤先生沒有跳?

陶克勤 (端着酒杯) 不，你們跳罷，我很抱歉，倦得很，我有點不舒服。

吉斗滿 我提議，請我們的鄭小姐唱一個。

鄭玉容 不，別煩我，我可不唱!

陳名世 好極了，好極了，唱唱唱! 我們一定要鄭小姐唱!

鍾仁源 唱唱，一定要鄭小姐唱。

鄭玉容 唱什麼呀，又沒有琴，怎麼唱?

吉斗滿 我來彈琴! 我來彈琴! (走去揭開了琴蓋) 鄭小姐，唱呀! 唱什麼，我來彈。

吉靜妮 (走上去搶琴) 我來彈你讓我! (把吉斗滿推開了。)

陳名世 我想……我想……

鍾仁源 秋水伊人! 秋水伊人!

陳名世 好極了! 好極了! 唱唱!

（吉靜妮彈起琴來，鄭玉容用逼尖了的嗓子唱起來。陳名世和貝聿珩，鍾仁源和梁嬌麗，吉斗滿和鍾太太起舞。人各放縱，舞出種種的怪狀來。陶克勤悶悶地坐着，抽一枝煙。鄭玉容唱到一半，嘆喟的笑了，便不唱下去。舞着的人都停下來。）

吉斗滿 怎麼？怎麼？

鄭玉容 我不唱了。

鍾仁源 不行！不行！罰酒罰酒！

陳名世 好極了，好極了，罰酒罰酒！（去拿起了杯子。）

（鄭玉容逃入餐廳。衆人鼓噪着追下。場中祇留下貝聿珩和陶克勤。隔簾的人影閃動，搖來幌去，大聲地鬨笑着。）

貝聿珩
陶克勤
（同時）克勤！
聿珩！

陶克勤 不，你聽我說！

貝聿珩 不，你先聽我說！我告訴你，今天等一會兒，有一個客人要來，你得好好的接待他。

陶克勤 不，無論什麼客人，我都不接待他，我告訴你，我要走了。

貝聿珩 不，你走到那兒去，客人都在這裏，你能去休息麼？不成！不過我總得告訴你來的客人是誰。

陶克勤 不，我不管他是誰！

貝聿昭 不，你應該知道他是誰。他就是祁駿佳，祁大少爺。

陶克勤 (冷冷地望着她) 噢，他麼？我不管你們玩的是什麼把戲，我決定抽身事外，我決定要走。

貝聿昭 怎麼？克勤，你不願意見他麼？沒有關係，他是我的客人。你不能和他吃醋呀，我爲了你的緣故

把他丟下了，那時候，我差不多已經答應和他結婚了，你想想看，你是他的什麼人？你現在不願意見他？沒有關係，你一點也不用擔心。(堅決地) 不會有什麼麻煩，如果有，我會解決！

(鄭玉容從那邊衝出來，一手掩着嘴，一手却被拿着酒杯的鍾仁源拉住了，衆人湧到帘邊。)

鄭玉容 (掙向外面，却給拉住) 不，我不喝了。

鍾仁源 你喝他們的怎麼不喝我的不成不成！

(又把她拉了進去。)

陶克勤 不，祇有你怕麻煩，我不怕什麼麻煩！我討厭這裏的生活，我討厭這裏的人，一個多月來，我實在厭惡透了。我不知道在這種生活裏，你們快活的什麼？我不願意和你們在一起！

貝聿昭 噯，克勤，我的思想家，你誤會我了麼？

陶克勤 不，我怎麼會誤會你！我祇是要離開這個地方，簡單得很。

貝聿昭 (歎了一口氣) 那麼，也好。你是我的好孩子。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呢？(裝出悲苦的神色) 你就是能丟下了我，走，也得告訴我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呀！

陶克勤 我麼？我回到上海去。

貝聿瑤 那麼，再會了，本來，你的錢也已經花完了，應該走了。等會我們算算帳罷。可是，我還有點兒捨不得你。我還得給一點錢給你，你不能一點錢也不帶走的。你也得留下些給我。你是一個很好的人，別的地方對你或者會比這裏合適。你去罷。我不會忘記你的。你今天還是不能走，你得在這兒住一夜再走。要是你再在什麼地方贏了錢，可不要忘記了我呀！

（衆人又從那邊鼓噪着衝出來。鄺玉容跑在前面，大家追上。吉靜妮到鋼琴邊坐了。彈起琴來。）

吉斗滿 好，大家看我們的鄺小姐跳草裙舞。

鄺玉容 那麼，真的，陳局長，鍾先生，我跳了你們也跳麼？

鍾仁源 跳跳！我們跳，大家都跳。

鄺玉容 好罷，作數！

（吉靜妮在一邊彈起琴來，鄺玉容甩掉了她的高跟鞋，赤了脚，撩起了短裙子，跳起來。）

大家 （鼓掌）好呀！好呀！

鄺玉容 （一面舞着，一面向鍾仁源等招手）來呀！來呀！

（大家都一擁而上，醜態百出的扭動起來。曲終。大家鼓掌，呼嘯。）

陳名世 怎麼？貝小姐和陶先生沒有跳，不行，罰罰罰！

貝聿瑤 好，我受罰，我來唱一個歌罷。

陳名世 好極了，大家別吵，貝小姐唱歌好極了！好極了！（鼓掌）

(大家鼓掌。貝聿昭走到琴邊，和吉靜妮耳語。吉靜妮彈何日君再來。貝聿昭唱一闕終。大家鼓掌。男僕甲上，報告余先生到。余善謀與郝駿佳上。場中鼓掌歡迎。)

郝駿佳 (趣向貝聿昭) 啊，聿昭，我，你好麼？

貝聿昭 嚶，駿佳，我猜你會找來的。你好麼？

郝駿佳 (回頭看見了陶克勤) 奇怪，那不是陶克勤麼？

貝聿昭 是啊，你瞧，他比你先找到我呢！

郝駿佳 (走向陶克勤) 你怎麼在這裏？

陶克勤 是的，我在這裏玩了一會兒。現在可要走了。再見罷，各位，少陪了！(不顧回身下場。衆人愕視。)

貝聿昭 讓他去，大家快來喝杯酒，來歡迎我們的郝大少爺罷！

(衆各舉杯相碰。)

(幕落)

第五幕

時

一年以後。

地

上海，法國公園外的人行道上。

人

陶克勤

葉安慈

呂成德

景

在一家洋房的短牆之外，灰白色的人行道上，牆內植着一列樺樹，脫了葉的空枝，矗入天空。路旁有一張供來往行人歇腳的石櫈，斜曬着一片冬日的陽光。

陶克勤坐在那石櫈上，衣服襤褸，形容憔悴，正在吞食着一角大餅，吃完，便把手在衣裳上擦擦，又取出一枝香煙，點着了火，吸着。

呂成德揀着一個皮包與葉安慈推着一輛小兒車，並肩緩步走來。

呂成德 好了，安慈，你不用送我到電車站了。現在我得快點趕上車子走，不然又得遲到了，人家說我的笑話呢！

葉安慈 好，你走罷。早點回來，不，慢點，人家說你什麼笑話？你告訴我。

呂成德 噯，那些無聊的話。我素來上課是守準時刻的，不管大風大雨，也算準了時候去，不差一分鐘。可是近來遲到了好幾次，因此他們全取笑我說是我結了婚的緣故，那天李教授還在教務會議

上建議把我的鐘點全排到下午去。這傢伙是別有用意的。

葉安慈 讓他們說去。不過，你還是快走罷。

呂成德 對了，不過安慈，今天的風很冷，你推着寶寶稍爲散散步，還是早點回去。不要讓他着了冷。

葉安慈 我還想推他到霞飛路去買點奶粉再回去呢。

呂成德 不，不要你去買了，我回來的時候，會帶回來的。

葉安慈 好，那麼你走罷。

呂成德 好，回頭見，不，讓我親親寶寶的小手再走罷。（彎身吻車中小兒的手。逗小兒笑。）

葉安慈 你看，你還是不走，可不關我的事！

呂成德 好，回頭見。

葉安慈 回頭見。早點回來。(含笑揮手。看着呂成德走了。彎了腰去弄小孩) 嚶，寶寶，別把手伸在外面，你看，爸爸是個糊塗蛋，吻了我們的小手就走了，蓋也不替我們蓋蓋好，把我們的小手都吻濕了。我替你揩乾淨了。嚶，你別伸出來！你瞧，你的小手都凍紅了，快像小紅蘿蔔了。嚶，怎麼你又伸出來！對了，這樣好了，這樣寶寶暖和。寶寶乖！

(呂成德又折了回來，站在旁邊看葉安慈弄小孩。直到葉安慈抬頭看見了他。)

呂成德 安慈，昨天張醫生對我說，小孩子還是多給他喝一點開水。

葉安慈 你怎麼又走了回來？你快去罷。小孩子的事我知道。

呂成德 好，那麼，你早點回去。回頭見。

葉安慈 回頭見。

呂成德 (看見了陶克勤——在他們談話的時候，陶克勤始終驚愕地望着他們) 噢，你瞧，那是誰？

葉安慈 誰？(回過身來) 怎麼？他！

(呂成德把葉安慈挽着走到陶克勤身邊去。陶克勤坐在那兒沒有動。)

呂成德 是你麼陶先生！久遠了！久遠了！(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 你一晌好麼？這一年多時間你在什麼地方呀？我和安慈一直惦念着你。(伸出手來)。

陶克勤 (苦笑，與他握手) 謝謝你！謝謝你們的惦念！葉小姐，不，我想應該改稱你呂太太了！我很高興

能再看見你們，而且，我估計如果你們看見了我，會裝作沒有看見，就匆匆的走開的。我在這裏等

着看你們是不是這樣的走開。謝謝你們還來招呼我。

呂成德 不，你不要這樣想我們。我們真的常常談到你。你的境況似乎——似乎——

陶克勤 是的，我的境況是可以使人看到覺得不安心的。不過，這不過是表面情形罷了，如果你們再多知道些我的卑鄙和下流的情形，那麼你們就會不止是不安，而且要害怕了。

呂成德（略有不快地）這是那裏來的話呢？很好，你是一個高傲的人，我是很高興聽到你仍舊保持着你的高傲的精神的談話的。

陶克勤 你是以為我現在這樣破爛的地位，不應該這樣高傲地和你談話麼？那麼請便罷，我原來不會走來招呼你們。

呂成德 不是這個意思，陶先生，你誤會我了。你的說話時常是使我高興的。因為在現在的社會中，我所遇到的人，很少能有像你這樣的精神，在你的談話中，含有憤世嫉俗的精神，而且這精神常常是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出現的。在你這樣的情況下，要保持這樣的精神是很不容易的。我從前有過幾個像你這樣的朋友，看到你，就使我想到了他們。而他們都離開了我，他們似乎有着真正的驕傲，不像你，你是勉強的。希望你能了解我說話的意思，不要誤會我。我祇要告訴你，我是恨透了平日所看到的人，那些專靠搖尾乞憐吃飯，看到可以欺壓的人就擺足了架子，那麼，你一定很容易瞭解我的。但是，你告訴我，你怎麼會變成現在的樣子的呢？你不是贏了很多的錢麼？你以後沒有再去賭能？

陶克勤（歎息）唉！該死的賭是的，我一定要戒賭。

呂成德 那末，你一定是賭輸了？我想這是一定的。你不用再多說了，我知道是這麼一會事，因為你的

頹喪的神情已經告訴我了。可是，你是不是除了賭博之外，就沒有別的職業了麼？

陶克勤 什麼都沒有。

呂成德 你很憔悴，比從前蒼老得多了。我真的希望你會戒絕了賭，你應該發揚你的驕傲，負起你做人的責任來。我每次看到你，我總是感覺到你的性格很強，我自己是不如你的，好像我從前常常感覺到我不如我那些朋友一樣。像你這樣的人，高傲的，倔強的，沒有什麼事情能使得你低頭的，才是真正的有希望的人，國家需要你，民族需要你。你不要糟躓了自己。

陶克勤（發怒）夠了，呂先生！這一番話我都知道，而且我也會像你一樣的對別人說。但是，這種話你應該對你自己說，你如果覺得自己的缺點，你就應該自己要求改進！如果祇知道對別人說，祇知道要求別人，那不是和我一樣麼？我不願意想見這些事情，想起來的時候，我祇有痛苦。我有許多的回憶使得我痛苦，使得我沉淪下去。祇要我能夠把那些回憶趕出腦袋去，祇要一忽兒也好，我就會從死裏逃生的。但是我不能，我祇能找無聊的刺激來消磨我的痛苦，來暫時掩蓋掉我的痛苦。我不需要很多的錢，可是我想贏錢，因為我如果再贏了錢，我可以儘量的化掉他，來對這造成我的痛苦的原因報復。所以，我祇有賭！

呂成德 嚶，陶先生，我還希望你和你談談。可是（看了看錶）你看，我還是在教書，教一些毫無希望的公

子哥兒和摩登小姐的書。今天又得遲到了！安慈，我希望你把我們的住址告訴他，隨便你高興那一天，你可以到我們舍下來吃便飯，我們好好的談談。我要走了，對不起，再見，再見！安慈，再見！

葉安慈（低抑地答應）再見！

（呂成德匆匆退場）

葉安慈 克勤，你爲什麼說這樣憤慨的話？

陶克勤 我沒有說什麼憤慨的話。不過，既然承蒙你們的不棄，我也把自己的想頭很直率的告訴你們罷了，如果我不說這樣的話，你們要我說什麼話呢？

葉安慈 不，我聽到你這樣講話，我心裏很難過。

陶克勤 那也用不到有什麼難過，難道，我在乞求你的憐憫麼？

葉安慈 不，不是這個意思！你能和我一起回去談談麼？我們住得離開這裏不遠，祇要從這兒過去拐一個灣，再走完一條馬路就到了。你願意去麼？

陶克勤 不，我不願意去。如果你覺得在這兒和我談話，給別人看了不好，那麼，還是請便罷！

葉安慈 克勤，爲什麼你要這樣說？你看，世界上的事情變得很快，變得很利害！我們竟不能再談什麼話了麼？

陶克勤 是的，變得真快，變得真利害！你，多麼高傲的葉小姐，變成了你所輕視，你所厭惡，甚至你還想把牠殺掉過的呂教授的太太。我，一個被你嘲笑，被你愚弄，甚至是毫無憐憫的，被你當作你的偶

然的興趣的犧牲品的家庭教師，現在變成了一個賭棍，變成了一個窩三。現在，我們真像是不能再談什麼話了！

葉安慈 難道你竟會恨我恨到這樣麼？別恨我！我知道我也許應該求你原諒的，但是不，我決不向你道歉，你知道，有許多過失，並不是我們自己的過失。我們有許多身不由主的地方。噯，克勤，你看我現在是怎樣在和你講話！

陶克勤 不，呂太太，讓我們像從前一樣的談話罷。為什麼我們不像從前一樣的談話？為什麼不？

葉安慈 是的，為什麼不？

陶克勤 那麼坐下來罷。你願意在這兒坐下來麼？

葉安慈 (坐下來) 為什麼我不願意坐？

陶克勤 小寶寶有多大了？

葉安慈 三個多月了。

陶克勤 噯，長得很不錯，很胖的樣子。你看他睡着了，不替他蓋蓋好麼？是男的是女的？

葉安慈 是男的。(站起來把孩子蓋好)

陶克勤 很像爸爸。

葉安慈 是的。

陶克勤 呂先生是一個很好的人。

葉安慈 是的。

陶克勤 他不打算到外蒙古去做科學探險麼？

葉安慈 他打算去的。

陶克勤 那麼，你們也一起去麼？

葉安慈 也許。

陶克勤 決定了什麼時候走麼？

葉安慈 沒有。

陶克勤 你們真是幸福的一對兒！

葉安慈 我想是的。

陶克勤 從你的樣子上看起來，可以看出你是很幸福的，你比從前胖了一點。

葉安慈 也許是罷？

陶克勤 (冷笑) 這一切都很好。

葉安慈 你不能告訴我一點你的情形麼？你到香港去了一回是不是？

陶克勤 是的。你怎麼知道的？

葉安慈 駿佳不是在香港遇見你了麼？

陶克勤 對了，我遇到他了。

葉安慈 聽說你在香港的一段生活過得很好？

陶克勤 是麼？

葉安慈 難道不是麼？

陶克勤 噢，也許是罷！總之，沒有到兩個月，我就把錢花得差不多了。剛好大少爺來了，我和那位貝小

姐算了一次帳，她給我帶了五萬塊錢回上海來的！

葉安慈（冷笑）人生在世，有了這麼一會生活，也就可以說是有過幸福了！

陶克勤 我想是的。不過我並不會像你這樣的感到滿足！

葉安慈 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陶克勤 如果一個人這樣的就可以算是幸福了，那麼，幸福的代價，倒是蠻便宜的！

葉安慈 是的，不是很便宜麼？

陶克勤 噢，我的葉小姐，我可以問你一下麼？那一天，噢，不要提起那一天罷，不，我還是問問你。你從我的

房間裏跑了出去，我趕出來找你，你不在你的房間裏，有人說是你冒着雨出去了。我能知道你

是到什麼地方去的麼？

葉安慈 噢，那一天麼？我記得，我是回自己的房間去的，後來，我想，這時候你該在你的房間裏，把那一

大堆的錢都很妥當的藏好了，也許又會來找我，我就跑到成德家裏去了。我問他再借一筆旅費，

回到蘇州。

陶克勤 噢，你終於還是選中了呂先生的錢。

葉安慈 是的。因為我覺得，你這位暴發戶的錢，是應該有別的人來接受你的。大概我想得不錯，是貝小姐接受了你的錢罷？

陶克勤 對了，她比你爽氣一點。

葉安慈 對了，成德也比較你來得大方一點。

陶克勤 可是，安慈，我的呂太太，大方和不大方，也不過是形式上稍為有點兒兩樣罷了，在實質上是完全一樣的你以為對麼？

葉安慈 我以為你的話是對的。可是，我像你所說的一樣，如其在實質上是完全一樣的，那麼，我選取了比較大方一點的形式。

陶克勤 你這種選擇很好。我覺得你這種選擇，是非常高貴的，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葉安慈 這完全是你的推重了。克勤，我的陶先生，我們不是各自選中了自己的路麼？

陶克勤 不是的，我沒有選中自己的路，我祇是選中了賭博！

葉安慈 我記得你說過，你是不喜歡賭博的。

陶克勤 對了，我不喜歡賭博，但是，奇怪得很，一個人常常會去做他自己所不喜歡，不願意做的事。這，也許可以有一個推諉，就說是身不由主罷！

葉安慈 不，克勤，這是錯誤的！這是錯誤的！

陶克勤（大笑起來）錯誤的？這誰不知道呢？我不過是做一件最沒有冠冕堂皇的名目的錯誤的事罷了，你難道以為一個人祇好做帶一個冠冕堂皇的帽子的錯誤的麼？現在有什麼事情不是賭博？有什麼事情不帶上賭博的性質？牠們祇有一點不同，就是總還帶上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勉強說出一篇道理來。這道理是他自己也不相信的，却要教別人去相信他。可憐得很，在他的騙人的大帽子底下，他的腦袋裏祇在想着一件事：下一記開什麼呢？我討厭那些大帽子，因為我是受過那些帽子的欺騙的人，我恨那些帽子！但是，我也並不比那些人高明，我祇是有意要把那些可惡的帽子丟掉罷了。你說，有什麼帽子是我該帶上的呢？

葉安慈 克勤，你完全想錯了，世界上的事情，難道真是完全像你所能想的一樣麼？不是的！可是，最主要的分別在這裏，是帶一頂帽子去騙人呢？還是真的照那帽子的實際內容去做去。這兩種不同的態度，造成的結果是完全兩樣的，你不能看見現在周圍的人都是帶了帽子欺騙人，你就把一切的帽子都恨，而不去分別那些帽子的實際內容。如果，你去分別一下，那麼，你至少也可以看到那些帽子也不完全是一樣的。裏面，有的是比較好的，有的是更壞的，有的是確實應該去很實際地照着牠所代表的內容去努力的。你何嘗不是戴着一頂帽子呢？你帶着一頂賭徒的帽子，這帽子也許是不能拿來騙人的，但是，你這個糊塗蛋却拿了來摒棄一切，來欺騙自己，麻醉自己。

（呂成德上。提一個圓紙包站在那裏聽他們談話。陶克勤和葉安慈未覺。）

陶克勤 對了，我麻醉自己。你的話似乎比到那些講到道德，講到天職的話高明一點，那些話對於我

都不適用了。但是，你們這些自滿的人，你們是少可憐呀！我和你們是不同的，如果你知道我是怎樣充分地明白自己的處境的卑賤，那麼，你就可以知道一切都不必再談了！你怎麼能以爲我不明白呢？我是給人家喫過吐下的渣，我是渣！

葉安慈 你總是帶一點自卑自賤的念頭，這好像是從來就是這樣的，你要把那些自卑自賤的念頭丟開才好。

陶克勤 我自己丟開麼？我怎麼能夠丟開？就是我自己要丟開，那也不過是給別人看作狂妄罷了！

呂成德（插嘴）不，陶先生，我聽得你們的談話了，你想得不對，我們爲什麼要認爲一切都是不能變動的呢？你的高傲到那兒去了？爲什麼你祇能在別人輕蔑你的時候你用高傲去和他對抗？什麼你知道那些輕蔑你的人是不對的，而不想進一步去改變他們？賭博是不能成爲一條路的，祇會毀滅你自己！

葉安慈 成德，你怎麼又回來了？

呂成德 是的。我走到那裏一看時間趕不上了，索興打個電話去請了假，買了奶粉回來了。怎麼樣，陶先生，到舍下去談談罷？（看見他有不願意去的樣子）我不是有向人家說教的興趣，不過，現在也很少人可以談話，想能夠有一個人聊聊天也是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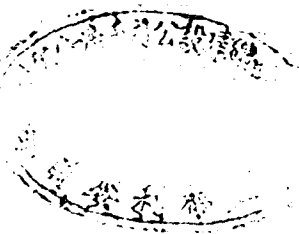
陶克勤 謝謝你們的好意。我真的很感謝你們。不過，我不想談話了。我想，你們能借一點錢給我麼？

呂成德 噢，錢？好的，好的。安慈，我們能借一點錢給他麼？

葉安慈（從手提袋裏取錢給他）這裏是兩千塊錢。陶先生，這是送給你的，像一個朋友似的送給你的。本來，我們可以多送點給你，但是，這不是一樣麼？如果你去賭博，兩千塊錢和兩萬塊錢是差不多的。兩千塊錢可以教你贏上很多的錢，兩萬塊錢也可以一下去輸掉。再見罷。成德，寫一個我們的住址給他。

陶克勤 再見了，讓我們握握手，再見了！

（呂成德寫好了交給他，握手。望着陶克勤走了。）



（幕下）

本劇根據陀斯退夫斯基小說「賭徒」改編而成。

後記

好像這是我的定命似的：我寫了幾個劇本，開始都祇是因爲對這題材有興趣，後來便提議給幹戲劇工作的朋友寫，他們都隨意答應着不寫，我有些不耐起來，便試試自己來寫成了。

這個劇本也是這樣寫成的，我逼着芳信寫，沒有逼成，他逼着我寫，被他逼成了。這似乎有點可笑，但其中實在也有道理，原因全在我自己原來對這題材愛得好得深。可是，在寫作的時候，似乎又滿不得勁，似乎，我對牠並沒有熱望，生活停滯得可怕，沒有愛，祇有厭惡和憎恨，憤怒有時似乎還能燃着一點情緒的火，可是，立刻就被厭憎淹滅了。在這樣的情形下，怎能產生一部像樣的作品來呢？就說原作罷，陀斯退夫斯基也似乎是在惡劣的情緒下把他的小說寫成的，你看，開頭開得那麼零亂，我想他在寫着時祇是寫着罷了，到底怎樣寫卻一點也不會有個定局，可是，他的天才的筆力逐漸在紙上煥發起來了；他的對於賭博心理的深刻的理解，終於造成了一部輝煌的作品。雖然，他也因爲把頭緒弄得太多，後來又草草地把波琳娜送走以求可以快快完篇，但對於一個賭徒的刻畫，僅此確也足夠了；他所完成的，已是一部無可比擬的傑製。我想，也許我還傳達了一點他的精神，可是其餘所增加的却全是糟粕。我希望有一天我更能重新寫過，不要那樣的顧及國情，我想完全改成一本俄國劇本。

生活像烈日下的水銀柱，幣值像油鍋中的冰淇淋，所以，劇中的賭注，請讀者或演者酌量增改罷。最後，我要特別謝謝漱玉妹爲我抄寫的辛勤。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出版

劇本叢刊
第五集
賭徒別傳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函費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者 鐸 金

發行人 陸 高 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82



1/6

1375